

光緒鎮海縣志

鎮海縣志卷十三

壇廟上

國之大事首在祀所以崇德報功答陰而理陽也禮凡在祀典舉莫敢廢鎮邑壇壝之設各有定祀他若勤事定國禦菑捍患固在春秋祈報之列而鄉賢名宦忠義節孝從祀文廟外別有專祠禮所謂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也至於里社之神水旱癘疾禱賽有驗亦有功斯土者用并志之夫神之憑依在德誠能絕矯舉戒豐昵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庶幾明德薦馨也歟

壇

社稷壇在縣西一里宋開禧元年令商逸卿置寶慶志元在

縣西南郊

延祐志

明在縣城西北一里壇高三尺東西二丈

五尺南北如之四出陛各三級繚以周垣埋石北向社右  
稷左題曰縣社之神縣稷之神壇下地南一十五丈東西

北各五丈

嘉靖志

國朝因之歲以春秋仲月上戊日致祭雍正五年部頒定  
式每案陳設黑色帛一白磁爵三羊一豕一鉶一籩四棗  
栗鹽菜魚豆四韭菹醯醢菁菹鹿脯簠二黍稷簋二稻梁

曹府志

欽定祭文

維神奠安九土粒食萬邦分五色以表封圻育三農而蕃  
稼穡恭承守土肅展明禋時屆仲敬修祀典庶九九

松柏鞏磐石於無疆翼  
翼黍苗佐神倉於不匱

風雲雷雨山川壇宋附東海王廟

延祐志

在縣城西一里壇

制與社稷同壇下地南一十丈東西北各五丈

嘉靖志

每歲

春秋仲月致祭安設神位風雲雷雨稱風雲雷雨之神居

中帛四山川稱某縣境內山川之神居左帛二城隍稱某

縣城隍之神居右帛一帛竝白色陳設行禮與社稷同改

望瘞爲望燎

大清會典

欽定祭文

雜

神贊襄天澤福祐蒼黎佐靈化以流行生成永賴乘氣  
機而鼓盪溫肅攸宜磅礴高深長保安貞之吉憑依鞏  
固資資捍禦之功幸民俗之殷盈仰  
神明之庇護恭修歲祀正值良辰敬潔豆籩祗陳牲幣

先農壇在縣城西門外距城五十步雍正五年知縣田長

文奉文建正殿三間配房二間大門一間

浙江通志

每歲仲春

亥日正官率屬耆民恭祭先農之神陳設禮儀照社稷例

大清會典

欽定祭文

維

神肇興稼穡粒我烝民頌思文之德克配彼天念率育

之功陳常時夏茲當東作威服先疇洪惟

九五之尊歲舉三推之典恭膺守土敢忘勞民謹奉彝

章聿修祀事惟願五風十雨嘉祥更沐於

神庥庶幾九德雙岐

上瑞頻書於大有

里社壇卽今土穀神祠坊隅鄉都隨地建設皆如里之數

嘉靖志

今惟東管三都四苗有社稷壇在朱家村東南半里

周圍六十步高三尺許旁有古松相傳爲神所憑

乾隆志

邑厲壇在縣城外西北一里築土爲壇左右設寒林所與

上社稷壇風雲雷雨山川壇俱洪武四年知縣杜彬建置  
嘉靖四十一年知縣何愈重修嘉靖志以清明中元十月朔

日祭先期三日主祭官詣城隍廟讀牒祭日迎神於壇設  
位於上榜無祀鬼神牌於下用羊豕各三飯羹以次鋪設

乾隆志

鄉厲壇每里有壇如里社之數嘉靖志凡九所東管二都一

畝在虹橋西一里三都二畝在橫河堰包姓河北地二分

西管四都二畝在孔浦廟西基一分七釐五毫四都五畝

在東塢村五都四畝在謝家河兜基二分六都三畝在高

地頭屋後五都六畝在憩橋村夏姓田邊靈緒一都五畝

在八部廟東四都三畝在望井嶺邊乾隆志

城中祠廟

武帝廟在鎮遠門內

國朝雍正五年奉

旨致祭前殿奉關帝神像後殿奉敕封三代光昭公裕昌  
公成忠公神位每年春秋用牛一羊一豕一籩十豆十帛  
一後殿每案用羊一豕一籩八豆八帛一惟五月十三日  
前殿用牛一羊一豕一帛一果品五盤後殿不用牛餘同  
前殿曹府志咸豐四年升爲中祀新設樂舞如丁祭禮鄭志

欽定祭文

雜

帝浩氣凌霄丹心貫日扶正統而彰信義威震九州完  
大節而篤忠貞名高三國

神明如在福祠宇於寰區靈應丕昭薦馨香於歷代屢  
徵異績顯佑羣生恭值嘉辰遵行祀典筵陳籩豆几奠

牲

祭先代文

維

公世澤貽麻靈源積慶德能昌後篤生神武之英善則歸親宜享尊榮之報列上公之封爵

錫命優隆合三世以肇禮典章明備恭逢詠吉懋事薦馨

道光辛丑廟燬同治九年里人職員王仁澤妻吳氏倡捐千金囑紳董陳繼揆稟縣令于萬川募捐續成建屋兩廡大殿五間東西游廊各三間儀門五間其別廟一在城中心菴一在龍華菴一在助海廟西首一在城西半里一在武甯門外弔橋前一在南薰門外弔橋前一在南薰門外東街一在鎮遠門外三義祠一在東管白雲庵前一在靈緒二都一在龍頭山之陽一在筍竹岙一在崇邱覺海



山麓一在廣利菴西一在大石門一在泰邱陳華浦一在

海晏穿山所一在二都一畝水陸菴前一在鎮隅六畝一

在七畝小教場

乾隆志參陳志  
葉及采訪冊

城隍廟在縣東南七十步梁貞明二年建

寶慶志

元至正二

年重建正殿山門

至正志

明洪武四年邑令杜彬廣其址重

修本縣儒學教諭邑人樂良爲之記永樂十三年圯正統

間令戴鍾重建天順六年令賀懋加修邑人劉洪爲之記

邱府志

國朝康熙七年令王元士重建加造廊房

乾隆志

謝兆昌記

郡邑之祀城隍於國門之外則壇之於國

中則廟之壇

以主廟則像壇則風雨及境內之山川

祀焉祭典載在扶祀中其日以二仲之上戊守令率其

屬奉牲帛以告廟則城隍神有專祀吏民皆得致其將

享凡吏之新至與月朔望必瞻拜於廟屬祭則先期吏  
讀牒於廟至期迎神於壇以臨之水旱則吏民步禱壇  
廟皆往而郡邑有興作吏民聚議必於廟民間有事祈  
祝亦於廟或張樂以侑神壇尊而廟親也吾定邑爲浙  
省要地重兵宿焉故城池爲尤重其神祠則將吏軍民  
同恃以爲保艾楚黃王侯來令茲土風雨以時禾黍屢  
豐烽火久息蛟門虎蹲天險屹然惟我  
國家之聲靈覃被奠茲東南神所憑依亦於是乎可觀  
也故數年以來文武協和吏習民安輸將無或後時行  
野依樛之人日以環築侯於是顧瞻機揆與民謀之課  
吉庀材丹堊聿新不忘神功古之道也今年春侯以秩  
滿遷二守於粵之瓊州而廟工適成邦人父老請余文  
以記之且爲之銘其辭曰稽古建國有倂其城實壙實  
壑衛我民生民藉其衛吏慎其守巨於還年如岡如阜  
衣食我民惟吏之績壽考我生惟神之錫定邑控海兩  
浙咽喉封疆之臣未雨綢繆綢繆伊何民有風俗又何  
縹緲軍有約束柳營干羽蓮漏晨昏以報神貺以成璧  
恩國恩孔厚神貺孔碩馨鼓勤工廟成奔奔川以成璧  
山以展懸惟我神祀何以告凌莢丹菊黃旣登萬寶工  
奏笙歌蓋黍稷神藹藹王侯民功日庸桑條杏花紅女  
良農修宮成梁役以書時侯學春秋親民於茲潔齊禮  
神六閱歲月最政攸聞典郡東粵蛟江如練候濤山青

神馨世世  
爰載斯銘

乾隆三十九年首事王仁一陳昌壽等同住持僧省三募

貲重脩

陳志

陳錫光記嘗考禮凡有功烈於民者則祀之傳曰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夫休養生息興利革弊以成其民  
者司牧之事也雨暘時若禦災捍患以庇其民者神社  
之靈也幽明雖隔而神治通乎政治是以生著懋烈者  
死必爲名神古柏喬松隆其棲止春祈秋報大其明禋  
蓋成民與庇民陰陽無二理而官箴與祀典先後有同  
理也我鎮邑自設城以來卽建城隍神社千百年來海  
波不揚邊燧無驚歲比豐登兵民安堵是固  
聖天子德洋恩普所致而亦賴神靈默佑於冥冥之中  
實凡有血氣者之所仰戴於不朽也廟去縣治百武洪  
武初年杜令拓地重建天順間賀侯撤舊更新後雖有  
棟折榱崩其正寢卑而且狹不足壯觀瞻歲戊子夏  
五住僧省三慨然有恢宏之志爰集紳士王仁一等請  
於邑侯陳印簿弁序勸募城鄉士庶及閩省漁商共得  
千有餘金住僧鳩工庀材焦勞罔倦正寢陞高丈許增

廣尺餘頭儀兩門及戲臺後殿重添榱桷盛施丹雘復因捐資不數不辭竭蹶以勸厥成蓋自陳侯創始以迄今張侯越七年而告竣規制巍然增勝莊嚴煥乎一新賢宰執及紳衿士庶遠商衆寧固所莫掩而該住僧拈据之勞亦不容沒焉予自辛巳科謬膺會薦羈旅仕途不克與諸同事分任其勞然而有大典神社攸闕未嘗不踴躍於耳聞日擊問也且神靈保障一方邦甯由於本固在神明之赫濯於既注者業已載諸邑乘而詳諸碑記無庸贅述惟祈自今以還水旱無聞而災稜不作俾邑之士庶兵民咸享承平之福則甯者常甯而靈者益靈矣爰薰沐而爲之記

嘉慶間里人陳廣義等重修道光二十八年車漢全等捐資重修未成事而英人滋擾前工盡窳收復後興工越七

年告竣光緒六年邑人陳繼揆車穎等募捐重修

采訪冊

王曰升記 從來古人創建之事全在後人接踵而善繼之方克垂諸久遠故凡郡邑廟祠郊衢亭舍千百年來於今無恙者非皆有善繼之人與邑廟創自有唐迄今已千餘年矣自

國朝以來考諸碑記改造修葺已歷兩次然其中湮沒無記可考者不知幾何矣猶憶嘉慶年間前紳陳君廣義車君自明陳君世瑜傅君光祿黃君廷議見廟宇之將頽也驕垣之將圯也慨然告諸邑侯陸公捐輸改造非不巍然堅固但地臨濱海厥土斤滴頽歲多屢數十年間下蒸上蝕柱朽樑斜歲已亥邑之人以余居齒長來相謀曰廟之不修神無所憑凡我衆庶庇何仰焉余雖老無能爲役感諸君子之誠且堅踴躍其間於是諸君子踵循前例寒暑無間勞瘁不辭鳩工庀材日新月異辛丑秋英夷犯順侵我城池一贊之功盡被蹂躪明年收復重復興工至戊申凡七年始克告竣其殿宇之軒昂丹雘之煥彩昭諸衆目固無論矣而神有憑依庇吾民而獲厥有非深幸乎是役也入千餘金之資斧固出於衆姓樂輸而董其役者則里人車漢全陳嘉穗傅于謙陳定敏堅志圖成不啻心疲力盡可謂接踵善繼其人與余不文料後之君子覽之必有興感今日之情者幸其成樂爲之記

縣土地祠在縣治內東

嘉靖志

海角廟在縣署內先是廟在尚書橋東順治初徙今所一

在縣南二十里小浹江上俱祀海神

乾隆志

張越國公祠縣東北二里巾子上祀宋張世傑明嘉靖

二十四年訓導曹一和請於巡道張一厚建

嘉靖志

萬曆間

祠圯於風知縣朱一鶚遷主於表功廟明末廟圯

國初令鄭元成奉主祀張仙祠內康熙二十七年令周家

齊構造三楹仍額曰忠勳祠與明信國公湯和合祀春秋

致祭

唐令志案

全祖望記 匡山三大忠臣祠倡議於羅一峯成於陳

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強也吾鄉候濤山東巾子山爲當

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祠并志乘亦

不載其事何其闕也况太傅之在是非偶一駐營於

此漫不足爲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皇亭山太

傅請移三宮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

議和阻之太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於是山

其意蓋已辨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

真海系

卷十三 壇廟上

七

使降卞彪故降將太傅以爲反正而來從已俱南也惟  
牛亨之酒半彪從容爲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  
之山中軍士感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於是太  
傅探得楊駢馬以二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  
統制俱赴之遂出蛟關沿海入觀共像定策事而二王  
之局以成文丞相指南錄雖於太傅不盡諸然於閩廣  
再造則以爲太傅一人之功蓋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  
而非太傅以爲宿將重兵握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  
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九鼎之絲者莫過於巾子山  
之一珠能使燭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頫以宗  
室子舉慶元獻冊籍旬餘城郭黠然無色豈知金龍背  
上尙有人焉大聲疾呼白虹貫日是赤水丹山所以洗  
辱而二王一錢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  
父爲元之降臣於太傅之遺蹤焉至今未有及之者  
謬矣嗚呼國家不能常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  
敗者九願其所以常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  
乎天地之間太傅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况  
厓山宮闕與是山壑寮尤其神明之所倦倦者乎乃  
與蛟關父老議立祠以祀之而勒文於石巾子山者與  
候濤山對雙關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  
航海時多葬侍衛軍卒於此者也其銘曰桓桓太傅來  
自臨安兮手珠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甌逐日維艱

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跟躡東江而淺灣兮崎嶇謝峽  
而礪川兮沈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江口鱗香殘兮赤  
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來此問問  
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為老鯨兮春網登之薦豆籩兮  
謝旒賢記 鎮海巾子山舊有宋太傅越國張公祠建  
於明嘉靖二十四年巡視海道副使張公一厚而請之  
者本縣訓導曹公一和萬厯間邑令朱公一鶚遷主於  
縣東北表功廟廟爲邑人祀明湯信國公和廟祀  
國朝邑令鄭公元成又奉主於張仙祠內康熙二十七  
年楚郎周公家齊來宰吾邑年少任事負經濟才慨然  
捐資建三楹合祀張湯二主顏曰忠勤祠春秋致祭復  
作忠勤祠碑記碑尙嵌祠壁邑乘班班可考而巾子山  
椒之專祀太傅者遺址猶存甬上全太史祖望作太傅  
祠堂記序太傅之功詳矣而曰未有祠志乘不載其事  
則未覈也竊歎世人於一切叢祠緝宇不惜貲力極崇  
奉之奢謂可邀福於冥漠中記曰非所當祭者而祭之  
謂之淫祀淫祀無福至於忠義所關任其破宇頽垣風  
雨剝落概置不問心甚悲焉夫是山爲當日太傅自臨  
安入海駐營之地思爲再造計及石國英遺都統卞彪  
說太傅降太傅怒斬之山中軍士感泣出蛟關沿海至  
溫溫蓋故駙馬奉二王於此太傅遂入觀越數年天眷  
閭位枕樓獸祝卒不應從此身殞虞淵然則太傅之忠



肝義膽充塞天地一息尚存未忍稍懈雖數百年青燐  
碧血猶當隱躍於波濤澎湃間況是山爲太傅靈爽所  
依坐令瓣香無焚溪毛失薦非誠闕典歟余與吾鄉諸  
父老謀復祠於山屋不過三楹地不踰一畝率舊址也  
買田若干爲春秋之費經始某年月日落成某月日輸  
錢鳩工諸士例得附書并繕全太史記於右俾後之覽  
者知太傅之功之不可沒共相綿延  
於勿替也爰不辭而紀其緣起如此  
謝旒賢擬謝處士張忠烈觀食巾子山張太傅祠堂記  
鳴呼自古忠臣義士遭逢喪亂計無所出磅礴蘊結  
而不可解往往託於神仙詭誕之說以隱如漢梅子眞  
宋姚平仲吾甚以其有神仙之材卒歸無用爲可惜也若  
謝處士阜羽之於宋與張忠烈蒼水之於明忠義之氣  
貫乎莫向矣景炎之失馭也文丞相張太傅之功冠天  
下當文山開府延平處士負奇氣長揖軍門諮議國事  
章皇閩粵間及勢不可支始入浙下七里灘上子陵釣  
臺擊石作楚歌西向大勸又嘗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  
濤山放聲哭入夫子廟撫舊石刻魯碑賦詩見志夫處  
士屢試不第一落魄布衣耳朝不坐燕不與非有尺寸  
之柄足以邀結一時特感文山之知激發至此使其如  
子眞平仲輩一往不返肥遯終世亦義士中之矯矯者  
計不出此徒以國破家亡不惜沒齒以殉上視丞相太

傳其志節甯有毫髮異哉忠烈領崇禎壬午鄉薦錢忠  
介集師甬上忠烈挺身先至迎監國魯王於溫授行人  
歷官兵部尚書時吾甬相繼死事者四十餘人忠烈最  
後功巨嘗四至閩六至台州滄洲及蕪湖瓜洲十餘處  
數遭覆沒士卒屢聚散詳見北征錄中其晚居南田  
之懸巖也思謀再舉勢窮力竭被擒入蛟關蓋自使閩  
航海以來至此凡十有九年矣黃徵君宗羲以爲文山  
往來海島不過數年馳驅不過閩廣而公虛喝中原而  
下之且如是之久全太史祖望謂孔明渭南之師尚有  
荆益可憑藉公則一無所資終於齎志以沒似孔明文  
山所處尙易忠烈不更難歟我

國家如天之覆襄忠賜諡雖非忠烈之誠不足以致此

要由

聖朝寬厚所以待亡國大夫者仁至義盡爲千古未有

之遇也是山專祀太傳其於處士忠烈無議及之者獨

念當日處士之登侯濤山與太傳之駐巾子彼此一轍

忠烈雖後數百年其一絲九鼎之志應亦太傳所心許

乎今卜吉奉二栗主禱祀於祠太傳之魂不孤矣系之

以銘曰浹江之東生三碧峯蜿蜒突兀正氣所鍾庸子

接武賢者閉關三忠把臂先後相從春夏之交海天蓬

勃士馬旌旗樓臺城闕人以爲蜃氣幻形吾

以爲忠魂出沒巾子一瓣香散作當年魄

湯信國公祠縣東半里祀明湯和正德閒御史成英以和有功邊海請建廟賜額表功廟嘉靖志後圯與張越國公合

祀額曰忠勳祠

唐令志棄

周家齊記 嗚呼古今塞滄溟彌天地亘萬世而不磨者豈不以忠孝哉人心賴以不死世道賴以長存亦惟此忠孝數人撐持宇宙而已禮崇祀報功之典非其忠臣卽其孝子外此則薦紳先生難言之歲丙寅余謁選京邸一夕夢過一廟額曰宋越國公祠余入而肅揖神顧余初無語視其左位有神如欲就余言者覺而異之既而授鎮海令亦初不解夢爲何意及之任遇秋仲上戊日例奉牲幣告饗則越國張公也蓋與明初勳臣信國將相並祀焉張公宋室忠臣當時義兵勤王與文文山房將相於國事既去之餘剛割元使之招降者於城東中子山慷慨擊節至崖海禱天運移宋祚願君臣同沒於巨浸中然後已此其精忠貫日豈有一日不置於天壤間哉今其廟貌之圯而猶示余以夢中藉非公之靈爽式憑鎮海何由如此余欲爲之卜築久矣而今且以爲去用是與諸生耆老謀所以新之以成余志至於信國功尚封顯祝文並列其來已久蓋兩公風烈實相

伯仲余不敢  
少更其舊焉

陳景沛案曰自

國朝鄭令創建張仙祠張湯二公神主奉祀張仙  
祠前殿而周公祠主亦附焉

周公祠在忠勳祠內祀邑令周家齊鄞人陳錫嘏有記唐

志

陳夢蓮記 荆楚形勝甲天下三湘七澤之廣九疑岳  
麓之大小山水所鍾每多闕憾非常之士忠孝奇節之人  
爲國家黼黻皐猷爲司土功德顯著蓋惟楚有材古今  
彰彰不乏也我鎮邑地居濱海土田薄而河渠淺稍旱  
卽民穀之不能登昔時海上未靖爲司牧者方槽礪礎莖  
稊糶芻芟之勿堪奚暇俯循而嗅味之康熙丙寅郢中  
周侯來蒞吾邑甫下車謂備官邑宰卽未能興教化亦  
當詢疾苦肅豪強以芟除而先去俾毋擾吾民鎮邑斥  
鹵田卒汗萊民且日德公集紳士議濬淤數十年未舉  
者公則獨斷以成卽今渠成集誌公績也鎮之民半藉

魚鹽蜃蛤柴薪植木之利又以弛禁後餘艘雲集公則慮茲盜叢曷以永民利必寬其征求而嚴其稽覈庶買易永賴又謂聽治之所教令文牘之所出也不開敵而密庀之無以宣吾政公則捐資竭蹶而堂宇一新又謂學校人材所自出公則葺聖宮崇魁閣精課試設義學勤講法而士民咸思與行力學而且城隍之修忠勳之建重祀典也漏澤之置婚資之給德及枯骨而澤能完配也催科有法民不擾而兵不呼也決獄若神知長吏之有法也此孰非公之百廢具修者乎此豈非其實心行實政乎此孰非潔已奉公而章章就理者乎父老咸相慶曰楚之令吾邑者三或有其才而無其清或有其清而乏其才公以年少經濟優爲之敢不尸祝吾公紳士又相謂曰此蓋其家學也公之尊大人孝能揚親忠能拓地今日次第舉行者業有所本而治有所施異日之召入黃扉而皇猷黼黻者非卽此之功德顯著歟其志之邑乘而列諸名宦允無歉方將聿觀厥成以盡其所致治無何禮而還歸荆門矣邑之人德公思公而且肖像以祀公謂公之一舟圖籍兩袖清風可飄然往而人能忘公之德乎且肖像非具文也實有誠意之孚焉昔唐韓稜令下邳邳人德之爲像以祀後拜司空侍訪之上疑其醉對曰臣今日降旦或邳人酬臣臣且醉後訪之果然然則立祠之尸祝亦鎮人誠意相孚而冀其

潛爲默祐者也夫公之功不朽於浙而名仍重於楚觀夫列國不載楚風其附江漢於周召者曰樂只君子福履綏之惟公有焉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惟民有焉後之司是土者可以公爲法也

張仙祠城隍廟左順治十年令鄭元成建唐令

志稟

鄭元成記 余之信祀張仙久矣嘗與里中同志廿餘人結社吾清汝許神有專祠焉誠心供奉其間窮達禍福有所必應應必速至於一二艱嗣者虔叩精禱應復如響迄今無子者有子寡子者數年而甯馨繞膝矣余少艱嗣朝夕虔禱神每夢降訓警述余年踰壯而長子生又五年而次子生因私期異日倘得釋縲服官毋論中邪遠域務建專祠以供香火以報厚德日夜念之惟恐不逮者歷有年所際

熙朝鼎興

龍飛順治之戊子余筮仕得宰蛟川初下車寇氛未靖戎馬未甯催科之外又事戰艦比年來公爾忘私君爾忘身曾不得與百姓休息何暇問事神哉然哲於登山伐木越陌問歲之間未嘗不留心聖像冀得一瞻禮仙顏者乃海邦僻陋絕無專祠余因慨然曰此真余報德之日矣辛卯冬十月余復舉一子溯厥所自豈非神錫惟兢兢以不克建祠是懼會此中士民聞吾言而感激

焉共成一縣舉擇地而祀之祠與城隍廟鄰城隍所以保  
障一縣一縣祀之而一縣何得不祀之語曰游所以事神也  
下天所以保民也余承乏茲土無善可述於百姓有心可  
質於鬼神因以保民之意寄諸事神之舉今且仙像儼  
臨祠宇新煥歲月間信心祈嗣者聿有顯驗豈非張仙  
之靈矣哉然天下皆已知祀張仙而余復諄諄以張仙  
告於天下誠使此邦之人謂余保民也可謂事仙也亦  
可且聞有大功德於民者則祀之余豈敢私於張仙直  
以大張仙之德廣張仙之靈而重以願海邦之子振振  
繩令此祠與城隍同其不朽是余  
之報施於萬一云爾故謬爲之記  
謝泰宗記 古無張仙而今有其稱沿習之號也有其  
稱隨有其祠邑令鄭君昭舉子之慶也蓋君蒞定四年  
熊羆之夢再應休嘉麟祥益集所謂居官者長子孫仁  
政之報哉惟君不自有而推其報於冥冥若曰不幸遇  
考最之嚴以吾催課於此調劑用緩或不至大斂大巖  
卽未能盡棄孟青編請示辱然鷹擊毛鷲弗爲也而民  
猶有沈命課累之苦諸市價所售會計出入雖與矩券  
相應亦安能損上益下使肥者常在民也况臺使者部  
使者案部下邑又無能效何易於躬挽艦艘以代農時  
之勞歲遭併隔雨陽未時若也卽平羅賑饑所活幾何

諸橋梁球壘蓄洩時備誠不忍高高下下罷民於畚鍤  
茲者軍興執轡者甲不解壘兵不解翳孔邈在上徒  
負如傷之痛負愆之弗遑其何有後嗣計卽君子有穀  
爲子孫貽其如蒼昊之不育何吾實自訟諸內羞與由  
房者語也然興門之男再舉丈夫子未嘗鐫弓禡祠高  
媒也而履帝武敏歆之說又儒者所不道豈卜子夏相  
固自有之乎聞之諺有打彈張仙者善錫福於爾類每  
值懸弧未嘗不通靈寤寐安得俾有所憑藉以爲歸也  
乃卜諸城隍廟左構材三楹肖像以祀前而廣除而開  
屏稱之若曰使民有鄧伯道歎者共洗心於此也至矣  
哉公之用心乎爲政有成而不自有其成卽撫字省薄  
諸大政亦得民而治矣得民斯以得天室家和處子孫  
蕃育有自來也安得仁人長者言付之冥漠不可知之  
數且託之仙而建祠以奉共曰俾百姓洗心於是共  
衍錫胤則又若實以爲時有所發慶有所開不敢秘諸  
己而公諸人使民由是而庶幾免於後難之虞是心也  
諸大政所從出也由己及人推恩無已飢溺之逼眞莫  
切於是焉余聞世傳張仙之儀蜀主孟昶像也對亡花  
蕊夫人攜其像私室奉焉宋祖卒忽而夕之也夫人詭  
對此張仙挾彈彈天上孤星人以此卜弄璋矣於是世  
問遂謂實有張仙之神而布其像以祈嗣君豈弗知之  
耶君蓋鄭重其事以借休於明神推遜其詞以爲非我



所敢輒有之也然百姓有心其亦有口瘡痍起者鴻雁  
集者家尸戶祝以爲琴彈而愠解靜好之音治諸宮壺  
是其景命有僕矣石燕旣入懷乎五色雲化爲鳳已集  
左肩平吾儕小人具享家室單父之堂豈琴瑟弗御也  
宏慈所覆保赤子於懷中明德之後多達人毋乃膝下  
者繩繩而未已也吾知張仙之神必有所附附諸百姓  
之心與口而不能自己者矣不亦得民以得天之明驗  
哉吾方自以卵翼無成勞而歎然於其上故以充問之  
慶諉諸默佑此又愛民無盡之虛懷質諸鬼神而無疑  
詒孫謀而可久者矣抑聞古眉山有張遠霄見四目翁  
持竹弓一鐵彈三質錢三百千張無斲色翁曰吾彈能  
辟癘疫宜寶而用之遂授以回天豈不能爲人祝嗣以延  
仙其人矣其能辟癘疫以回天豈不能爲人祝嗣以延  
後公固有說於此而非以誣民者矣是祠之建以辟民  
之癘可以祝民  
之嗣亦可也

二聖廟在張仙祠左

乾隆志

張公祠在一鑑池上祀邑令張琦今圯

唐令志彙

沈端憲公祠在城隍廟東街康熙五年重建卽南山書院

基地乾隆志

忠勇祠祀官兵之死難者明嘉靖十五年倭寇登岸兵與格鬪力竭而救援絕俱被害邑人憫其忠勇立祠於靖海前柳營

國朝祠圯遷於東門內關帝廟東廊邑人張懋建顏其額曰忠勇其墓在城內關帝廟東祀田一十九畝六分初屬招寶山僧人管業今歸總持寺歲收供祀乾隆志後寺僧盜

賣田畝令喬序驥斷續復舊乾隆四十一年令周樽令寺僧於寺內疏地建祠春秋遣官致祭田畝勒之碑石陳志

周樽記 昔魯有僮汪錡夫子許其勿殤齊有敝無存景公爲之親禘蓋執干戈而衛社稷矢必死之志作忠以報國捐軀以立功祭法所以有以死勤事之祀也明之倭寇爲害尤其長驅直入騷亂浙東方其伏自岑江

從於白泉雖以胡公宗憲爲之力剿而兵甲之富舟楫之多計謀之奇時日之久旋散旋聚蓋平定若斯之難也嘉靖十五年倭寇登定海岸官兵諸人與格鬪而救援絕官兵被害然城中聞警知備卒保無恙特其姓名不傳邑人立祠於靖海前柳營置祀田十九畝零歸招寶山僧供祀後祠宇傾圮遷東門內關帝廟東廊田歸總持寺僧收息後有僧覺明盜賣田畝前任喬公半價斷續乃復其舊嗟乎此諸人者倘得詳其姓氏當其時必有顯揚之者卽不然而傳至今予亦能考之志乘案之祀典上其事而表其忠顧乃側處帝廟東廊既非所以安毅魄而春秋享祀更無糾察宜其祀之漸就廢弛又奚怪司田之人生覬覦也耶余因邑人邱應麟首告飭令總持寺僧蓮秀卽於寺內荒地建造忠勇祠門堂戶牖燦然畢備春秋二祭遣官奉行所置田畝細號勒之碑石已於是而竣夫顯忠旌功

聖天子之所有是也宣上德意以表揚忠烈亦有司之責也因爲之歌以祀之其辭曰追維忠勇靈爽如存志乘有載姓氏無傳操戈被甲死而爲神爭先處強繫吾軀民弗可戮臨危之傾失刃殲於胸孤忠不屈甯殲吾軀民弗可戮臨危之傾百身莫贖有廟奕奕爲君改築享祀匪懈春蘭秋菊伐石作碑壽之貞珉歌辭徵實用慰忠魂乾隆四十一年

八月 菜字五百八十三號崇民田四則土名老廟前  
共計十畝零內有水漕一方菜字三百二十八號崇民  
田二則土名柘墩頭又紗帽坵共量計二畝四分又水  
路二畝六釐菜字一千二百三十九號崇民田一則土  
名鸞山村量計一畝五分零李字九十  
號崇民田一則土名楊家田量計六畝

都督俞公祠縣東半里鎮遠門內明嘉靖三十五年爲都  
督俞大猷建嘉靖志祠基地二分舊祠屋三楹

國朝雍正二年圯里人陳殿颺捐脩有祀田四畝一分零  
向係指揮劉李陳三姓後裔值祀今歸邑生陳錫貞管理  
爲歲時修葺諸費乾隆志鄞豐道生有碑記見金石備志

朱公祠在總持寺內祀明知縣朱一鶚乾隆志

黎公祠祀明知縣黎民表在梓蔭山麓後與總兵楊宗業

並祀純陽閣中閣圯今在總持寺中備志

薛三省記 黎侯令吾定政既成且徵矣而奉太孺人喪以去士若民相與歎咨嗟志所爲不忘者卽梓山之麓肖侯貌也余願瞻祠所貌豈必盡儀侯之毛髮而惟祝者以貌也余願瞻祠所貌豈必盡儀侯之毛髮而惟大致是肖望者皆低徊久之嘗若侯儼然其上也故巧爲儀者貌其大工爲摩者略其細凡侯所爲吾邑至悉願其足不朽者自有在愧余之拙於摩也蓋侯所爲百世之功者一所以爲兼利之澤者二所以爲易數十年之害而爲利者三苦心而周後來之慮者四定故鎮也國初易而邑而城故鎮也卑且單嘉靖末倭薄城幾陷時方急軍興不暇議增築隆慶初潮乘颶又幾沒於是稍增其北偏直海者而三面猶故城也屬薩使者方公行郡守吳公爲括府藏贏金若干度不足則請出關稅不給千佐之臺使者不盡報可曰姑先最敝者而須後令涉兩歲工不能十四侯至多方經理且躬爲勞來踰年而役竣但新故形若補苴且筍牙不相錯勢益脆侯熟計苟若是且併棄前功顧無所得償復以關稅請益不報而第檄侯自爲計久之乃得折役與他羨若干以與役又踰年而竣則百雉屹然海上甚壯定扼海而邑蓋全浙咽喉也城固則定固定城固則全浙固而東南半壁俱固是侯所爲百世之功者也邑塚有租調二賦皆里

所監而租率以嗣歲輸邑之爲里者九十今歲主調明  
歲復主租而租又有折有本主折者又明年復主本凡  
此九十一人率三歲僕一歲而更邑人便之請著爲令而  
始一人兼主二賦盡一歲而更邑人便之請著爲令而  
來年主租者無所事役錢供城費前所爲折役者卽此  
也而又精勤簡括銖黍無罅漏合先後城役所贏幾三  
百金以構雉高使守陴者有所蔽風雨而百姓則不費  
毫末焉蓋侯慮悉於一城伸之縮之公裕而私家之財  
力亦賴以不困是所爲兼利之澤者也邑賦有定額而  
徵科無定籍里與胥吏得互爲姦異時侵負常鉅千官  
與民兩病侯廉得狀歎曰弊所以至此者蓋賦名多而  
經賦者人衆故籍滯而茲易藪也今役併於一是一漏厄  
可漸窒已乃總邑賦而里分之又各計里多寡數而五  
分之以爲期卽著爲籍及期則官督里又設一役佐里  
以督其遞遞所輸不及數里不爲登於籍里所監不及  
額官不爲登於籍且重罰焉法簡而上下易爲守卽後  
來不能以意更矣邑當重鎮役最繁而所最苦莫倉儲  
若蓋慈邑所輸租而吾邑人爲守庾富其輸時絕批不  
得問也其出納時旁有漁獵者又法所不能窮也而風  
雨鳥鼠之所耗則罰且償焉故民逃是役如逃死卽稍  
有貼直無補十五也侯閑然嘗思爲更計會郡太守欲  
以貼直爲僱直募司啟閉者而出納則官制之下侯議

侯力從與成之而增議優募直使人樂趨若使侯議盡  
行百姓可終無肩背顧而今眉睫之間亦暫舒矣邑多  
卒伍寄舍逼閭里則火攻諸具亦宿焉易召火熾烈不  
可嚮邇里人走主請徙置城外又慮一旦緩急左右顧  
卽侯亦莫能得也巳行視城陰得故治局遺址旁儲水  
可制火乃捐少俸以賅餘起兩局一以治繕一以制炮  
發類自是邑以內非召災亡憂具燼矣此所爲易數年  
之害而爲利者也邑西並海有汚田民久棄而他徙業  
然籍在官賦無所取給其里之長遞爲蔬幸一稔以完  
逋賦非所得已也久乃始成爲田黠者因私構訟爲間  
田以白府分給郡邑庫各半咸以高下賦租侯爲奏記  
已充邑賦又輸學租是重困民也半奪邑田以爲外賜  
是鄙邑士也當時卽議不盡行今猶得援侯贖以情赴  
幾且夕得復故焉邑乘不輟者且五十餘年侯慨然曰  
何可當吾世而文獻無徵廣爲採拾且有緒苟其躬之  
則封留學宮曰以此爲他日綿叢夫人情苟不及爲則  
閭閻恤其後侯於所不得爲則規其於所謂苦心後來之  
規其始以視傳舍其官者何如哉此所謂於所不及爲則  
慮者也凡侯所成民造士者不第此自他令緣飾之皆  
足以收名譽然於侯直其小者余故略而不具爲摹其  
大者如此若其具片  
梓山之石可盡罄乎

陳景沛案曰辭公爲黎侯楊公兩碑記一在梓山麓一在純陽閣中迨後閣圯而並祀於總持寺中乾隆志爲先祀寺後後祀閣中則失考矣

楊公祠在梓蔭山麓純陽閣中祀明總兵楊宗業閣圯今

在總持寺後

陳志棄

辭三省記凡將必有與同意而議可持也有與同議而計可決也有與同計而事可任也有與同事而功可就也有與同功而名可取也蓋天下未有不成於多與照於寡輔者而將爲甚將用衆者也迨於今而所爲用之者日益衆故今之將其不可莫之與也又爲甚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楊公之鎮吾浙也非久而遷已遷而復報罷此何以故也公起騎將不數年而登大帥其材請足自致未嘗抑其意以下人性復強直不屑隨時態窺人意以與俱上下其素所挾持也議論往復如注而切事情臨事籌策究及本未雖所未嘗若見成事不失毫末焉計成而行儻慨敢任不爲首尾顧畏初之銳然欲顯功名於海上務自慨濂以觀將校海上幸無事



念不忘寇至恆躑躅風濤中以爲士卒先蓋居無何而  
旌旗之色易黠而傷又無何而卒伍之籍易耗而充又  
無何而器械舟楫之用易鈍而利卽異時大帥數年於  
鎮號稱能舉職者未易數數也顧帥所能舉僅此耳越  
此勢不得復問也雖所得問而遠不在宇下者勢亦不  
得復問也此非格於法而不敢帥失權則衆操勢非一  
而榮者又墨而有於法而不敢帥失權則衆操勢非一  
也所由來歟夫勢成而欲反之也猶刃於操者之障流不  
反溺權散而欲收之也猶成者難於操者之障流不勝其  
柄則反傷其手矣故勢已成者難於操者之障流不勝其  
難以急收反之而人不能我順更思所撓之矣收之而  
人不能我子更思所奪之矣夫順更思所撓之矣收之而  
而利害異議出而是非異趣此非有劃然之局者而  
各惟其意所造至於意伏而陰陽異向蓋不可爲方物  
矣故力能奪者顯持其計以奪其議而力不能奪者陰  
操其意以撓其計此然公意殊驚然不顧也嘗私慨曰凡  
立也從古而然矣然公意殊驚然不顧也嘗私慨曰凡  
吾所不惜捐利以潔其身者爲名也所不惜捐生以勞  
於國者爲功也而今日奚爲哉顧吾受性已定猶形之  
修挺矯健必不可易爲偃偃也名可辱功可墜吾素必  
不可易吾終行吾意而已何以官爲也蓋竟公去無以  
異於始至云公始至將卒稟稟嚴公法久之法行而衆

莫敢犯亦無所復用巖而衆更訴新戴公德爰度地以  
尸祝公乃參將軍徐君某游將軍成君某梁君某與參  
軍戴君某謀曰是不若祀之純陽之宮此公神所與陟  
降且文昌閣亦在焉餘念所寄也昔羊叔子鎮襄陽嘗  
從賓客遊咏峴山歎息流涕曰如百年後有知魂魄猶  
應登此今梓山是亦公之峴首也且吾以構祠之資買  
田以供歲時祈祝與其望而墮淚也於是鑿石以志不  
朽而以記屬余余觀叔子在晉功名燭焉史冊皆以襄  
陽著平吳之策雖獨上其議然丙則茂先元凱與同意  
而從事若王濬鄒湛輩又與之同計是以能竟其志脫  
終當鍾王者則或徙或奪幾沒世無德矣蓋將不可以  
莫之與也若此公雅慕叔子倘有味於余言哉公姓名  
爵里具在文  
昌祠碑記中

何公祠在梓蔭山下祀明總兵何斌臣今圯

陳志

辭三省記將衝在治敵而其要在治軍天下方有事  
將實藉軍以赴敵令一而士豫附故易治久而當無事  
將謂軍以空名冒徇令尅而士攜貳故難治寬之則長  
其驕而譁急之則激其悍而亂故士惟無譁耳譁而欲  
反之治也難且萬矣何公之出鎮也適軍譁之後方其  
甫至諸軍噉啗蒸既公作何狀拊我等以自全也公心

計軍驕且俾未易以法繩惟身先將率約己奉公收士  
心士稍輯徐申號令明賞罰以肅軍法然不為刻意第  
以一示警耳偶出行有絕前導過者訊之則隊卒也公  
問若甯醉耶敢干吾前行未及對使嗅之果以醉白公  
命繫之俟其醒乃薄懲其人忽呼曰吾先有大功此小  
過可贖也公問若何功則曰往伍譁時挺身輯衆者我  
也公曰是必諱首能搖衆故衆聽以從此大罪也當斬  
惜前已赦今不得竟吾法但以干行論鞭而貫耳以徇  
於衆於是衆皆股栗轉相戒毋犯乃公法惟公所令矣  
公故越世家知名諸生中饒有方略因以武奮益思以  
功名大其世且私幸開府故里誼非悉心為國卽非所  
以爲家凡桑土計慮無不極其縹緲而於所私營則不  
少經意公丰儀玉潤更山立禮恭而語巽雖寒士必折  
節下之望而知爲儒將然不設爲儒容生平工行草善  
詩歌時所不廢而當其快意或決拾以控弦拾臂而擊  
劍以武自雄及海防則禦樓船乘長風破巨浪爲士卒  
先故士卒咸爭爲用海上自隆萬以來希倭警而姦人  
私闕出與倭市點者駭其非法因掠以爲利久之併商  
船肆掠且質其人以賈厚贖水軍過之少則格鬪屢控  
劔度不能格則遁去及收保則復尾而往來爲盜時或  
獲之則盡投其器與所得盜資於海若爲漁而橫被虜  
者以逃法水軍當之亡何也以此盜日橫公計市商船

數十艘伏兵其中少示貨誘使掠而突起擒之或足一  
大創而諸將校多異議卽主計者亦以國計方誦市舟  
多則費無所出少則不足制勝亦異指公乃儲募府餘  
資市數舟而選死士伏以出如往計時盜降者能知盜  
主名躍舟詐與語伏猝起盜不知所爲凡獲舟三擒及  
溺死者亡慮數十百人盜自是稍震恐時天啟五年冬  
月也明年春防且圖多設伏爲誘而公先以大計中蜚  
語解事矣蓋方伍諱之初定也武林譚復起樞部聞而  
無所致詰則移鎮府庸知海上之譚不當公武林又  
遠非所部勢不相及也顧莫爲明者公亦俟公論不自  
明而媒孽者始得乘之矣先是海上獲異舟獲者欲殲  
以爲功公察其人髡而文身蹲坐皆倭也而獨摩耳與  
倭異使譯倭者譯之語復不相通謂非眞倭而以實聞  
當塗於是倖功者若謂非公所親部故尼之微爲他語  
中公公不能知也異時商遇盜者投狀幕府置不聞以  
杜口及公盡收議欲以知所當盜者何在其畫而守者何  
氏且及贖質日又知盜何嚮謂可以鞭策諸將校使收  
後效而懼譏者又若謂公有意督過之更謬爲他事中  
公公亦不能知也蓋公坦衷未嘗過爲調伺且自以在  
官無他失職益不復自疑乃樞部先已疑公所爲治軍  
狀及是併疑公所爲治敵朕遂爲所中矣夫將之罪莫  
大於妄殺以徼功其弊莫甚於匿情以揜罪此兩者皆

義所不敢出也而謗又緣以入且其爲謗於外初非有  
臆列之狀也卽於內亦非有盈篋之書與三至之言也  
直一夫之頰所陰中耳乃輕易置大將若戲置碁難言  
哉難言哉公之去士伍奔走乞借不可得則爲祠尸祝  
之以志思且礮石待記功德者而余適罷歸里參軍王  
駿圖乃以衆志乞余言余拙不能立具踰年而參軍張  
應龍又以請蓋久而繫人之思如此祠構於卒伍而士  
與民咸驩然樂爲觀成其祠地三之一則僧慧寶所捐  
此益知公功德所被不第在戎行間已也因併  
及之公名斌臣中辛丑武會試家紹興之山陰

陳景沛案曰何公祠地無考慧寶杜言僧是時居

觀音寺記中云捐祠地三之一則亦在梓蔭山下

文昌祠在梓蔭山明萬曆十五年教諭顧充建後燬三十  
六年總兵楊宗業重建三十九年郡判李文華捐置祀田

邵輔忠記 今國家功令置學宮春秋祀孔子匪懈蓋  
學士大夫靡不統於聖其祀文昌者何說者曰文昌主  
仕籍司祿士乞其靈而冀奮庸始比比祠祀焉夫文昌  
懸象著明豈其俎豆祝史之是愉快而以祿秩錫爵士

乎余考化書傳文昌變現如龍漢鸞臺諸異未足深信  
至所稱子孝臣忠實有當吾夫子所求臣子之義則議  
祀也何不可乃吾邑祠祀於梓蔭山者何蓋邑居郡之  
東偏而梓蔭山更居學宮東北艮上按分野皆在斗實  
應斗分奎杓之間第六星司祿座尤宜祀吾邑自祠  
以來邑大夫長茲土者相繼興起人文較往昔隆盛若  
神爲憑之誠天造梓蔭山以顯文昌之盼蠻矣雖然祀  
可也使學博士分其首藉以供燦盛則虞不給使諸文  
學采其芹藻以羞神明則虞無田辛亥秋會別駕李公  
來控海關上徘徊於山禮文昌之宮遂慨然捐俸築置  
田若干文昌祠祀之有田自公始諸士進而前曰今者  
獲邀大夫之靈傳文昌無乏祀更得邀文昌之靈顯我  
多士富頌大夫不朽公曰唯唯否否因進諸生而訓之  
謂祠有田願多士無荒之荒祀田文昌將不永厥祀吾  
何庸置田爲抑學猶植也更願多士無荒之荒乃植多  
士亦無以食文昌賜多士又何以祀文昌爲惟是多士  
服孔子之教處爲孝子出爲忠臣一如文昌乃善祀文  
昌者哉於是踐畝量數以授學宮掌故附於祀典時則  
得武原吳廣文領其事而出膳資設几刻石以廣古虞  
迴瀾顧公祠祀之意云公楚藍田人諱文華署教諭事  
舉人吳之英訓導盧仲海田數載於後一東管三都  
民田二坵係荒字一千四百七十九號量計六畝四分

有田溝隨本  
田南溝注水

國初祠內置火攻局順治十三年邑人謝廣昌請之鎮守

移局旗蘇廟祠重修

唐令志案

謝泰宗記 余往見文昌祠於他邑者多附宮牆內定  
獨祠之於山自明嘉靖間始卽山尾宮牆而鎮其後蓋  
山脈過江峽而重巽自巾山傳梓蔭梓蔭傳學宮爲一  
氣之通祠於山猶之宮牆內也舊祠爲堂三間燬矣萬  
歷年大帥楊宗業者新以樓而虛其中俾未始登樓者  
亦得瞻仰展拜也明末值捍將之擾蕩爲軍舍  
典朝以來制火攻礮藥於其內神欲凌煙霧去矣且屆  
鑄諸禍門屏人窺伺狀卽山亦可望不可近也家成起  
臣家弟天童遂請之大帥常公移藥局旗蘇廟凡三稱  
得計可而祠門始洞然啟蓋幽而廢者十有五年聽於  
神乎聽於人乎於是鳩工庀材修廢舉墜若垣牆之塗  
作構楹案悅之重締一如其初構而堅壯倍之甯特神  
祇之享披雲霧觀青天哉樓下爲堂又慮軍容作舍則  
奉大士像於中三僧守之吾未知帝君之樂有大士之  
教與大士之能爲帝君說法也要其爲僧施食總不能  
爲爲置田若干畝以贖俾長興祠爲不朽是僧之有所

記以奉禮秩之役也故事歲春祀孔廟第二日學博士  
率弟子真用牲醴帝君前以藥局故不舉久矣至是瞻  
廟貌肅威儀苾芬俎豆第作其冠者思皇美濟也先是  
祠門外地皆岷碑錯磔高下其履保昌龔侯覆以石縱  
七弓橫十一弓周以珠欄平與階齊廣可坐百人於風  
清月夕之下夫然後羅漢堂純陽閣觀音寺諸勝槩不  
勝傾也止水之審爲淵泓澄其側者不勝掬也祠觀日  
美祠靈日發矣今石之功固在弟若姪而猶是龔侯之教  
復歸於樸乎潤澤之功固在弟若姪而猶是龔侯之教  
不寢耳博士弟子羣相謂曰居恆苦遊息乏所以閣之  
高廟樓疏四綺左奇相右禹強山川之氣萃焉卽二三  
子談藝於斯遊神明觀其亦曰不有甯宇今荆棘刺眼  
亦安得隙處若茲土者登高能賦莫博好句於朱衣爲  
異日點頭地亦帝座之所勿棄乎無奈何布策之失其據  
橫膝之無其具何於是製連几可以代梧連坐可以代  
跪者共若干器而以友會文者殆月無虛日皆曰謝氏  
之貽哉正以教天下之爲靈昭昭也何必七曲矣祠於上者  
得氣於是山山之爲靈昭昭也何必七曲矣祠於上者  
信非文昌弗宜但或建或修必得請大將軍豈帝君嘗  
定王均之亂誅吳曦之逆宿以武功自喜者歟卽火器  
爲局猶曰文武之備具是也寶錄曰身十七世爲士大  
夫不知其何所據但其言殊足爲儒者勸不惟鬼神之大



德之盛也。卽博士弟子員修業而息之於斯，用牲祭於  
聖人之後，豈能神錫之福，能降休辭，眼雲迷目，五色時  
耶？夫子職莫隆於孝，臣誼莫大於忠，吾儒之訓實三教  
統焉。神固報母讐而梓潼是從，是能不負竭力之憚，仕  
晉戰歿，王事何篤於代終誼也。不然者，夫豈無他所而  
必附於宮牆，文之爲文，忠孝盛焉耳。弟姪輩於諸君子  
遊息，於是甯徒修詞，是飭將以效帝君忠孝之業於不  
窮，亦世修其德，以爲爾極錫，僅廟貌光寵哉。請質之大  
士焉，知非卽  
化身說法者  
謝泰宗詩  
斗北文昌司祿權，尙書喉舌帝君前。地非  
七曲堪層折，身傍三台欲補天。筆醮南山騰虎勢，池臨  
東海卽鯢淵。昭回雲漢蒼蒼出，謝眺驚人句可傳。山  
光氤靄萬家遙，呼吸籟穹氣自朝。風雨三江羣起壘，斗  
杓八座貫重霄。中天鼉柱長城倚，瀛海蛟門  
巨壑超清興，登樓元不涉太平。煙火樂魚樵。

嘉慶六年奉

諭旨郡縣各建專祠祀典與關帝廟埒春秋致祭

陳志祠

內屏山堂建於宋嘉定中帥臣馮柄郡人應燭記之其制

堂舊三楹今合爲一閣其上奉文昌神閣後有亭曰迎秀  
南有軒兩楹閣之前爲牆牆有門門以外舊有日臺方丈  
許卽其址擴之登石與築亦建閣於其上曰養正廣與文  
昌閣等經始於道光十二年十月其工材則郭侯澆章寶  
鳩庀之落成之歲爲十五年六月也光緒六年里人朱景

遜王忠恕兩房重修

采訪冊

倉帝祠前在梓蔭山魁星閣右側同治壬戌克復縣城後  
移至迎秀亭舊爲文武殿遺址

采訪冊

姚燮頌

四太混初黑頭顯愚含三所朕可譏可舞九

頭五龍合額連通飲噴代令不設幫軀穆帝頤凌駕

頊佻顛挺如蚪並明麗目靈寶金鉤受其天錄演以啓

傳正形自然融沼模象料斗軀軀靈而得敘十六奎躡

象充萬津之爲書相札爲券指掌芬臚君營民憲憲章

昭大警理揆倫綜之榮屑外範无垠警用者慎帝不受  
冤訐揚者讓帝壹任恩九男拓圍拒神守圖三一攝道  
玉堂閣符緝閣辰放知生几蓬椽蠡兆域騰曦皮茹元  
奄運徂未割厥瓠帝迺踰之而萌其華考中皇結繩經  
經緯綿葛天權天幣綜數會祝誦疇隄蒼牙易蔚雲炮  
連山文昭儀費埏埴鏡徵苞儀九翮惟帝椒之以揭爾  
噴味邱索既亡六籍斯舉堯舜文武有泰有序于以承  
之周篚孔管六合灌膏魯三歸五實觀帝之光克續厥  
緒西周而降詰謏日紛離龍炙輶肆計汨倫破折詎律  
曲冀深文擅亂自聖籲龍信實惟帝之罪人莽然陽  
晶鑄嘗罔蝕載泉載防江河胡塞萬妙駢羅帝均  
其極於皇錄哉式而則哉胥賜省遵疇能測哉

梁氏八先生郭張二先生祠梓山閣後今廢

陳志

陳夢運記 一代更姓改物之主必有抗節死事之臣  
非析骸摧骨則閭門焚燼亦曰臣節固然以媿醜顏而  
事仇者然未有以臣試若以叔篡姪以忠貞爲奸黨如  
文皇之赤十族而烹鼎膏妻孥給卒之慘酷者也幸高  
帝有靈讓皇得出於地道顧使無從亡之二十二人亦  
不能脫萬死於一生乃其給資糧覓停居遙相應援者  
則吾邑之梁良玉梁田玉以暨梁良用梁中節四先生  
之功居多焉先生之行事載在吾學編續藏書奇秘錄

存褒什諸書得載梁氏八人其四逸其名而劉玉樹膝  
錄又有郭良張安國二人確有所據歷今三百年而里  
人不傳其姓名邑乘莫載其里居始而奪於國威繼而  
拘於忌諱故老遺黎曾未有道忠節而表遺烈如黃練  
方鑑之爭光日月也者迺黃練方鑑諸賢後則錫謚贈  
廕予祭立廟而忠烈亘古今以赫奕顧十先生之澤沒  
如故幸也諸書傳記載其遺事耳不然十先生之忠魂  
等於補鍋河西備之埋名遁迹後之學者亦孰從而知  
邑先達之與緱山並峻者乎豈天下之死節有幸不幸  
十先生之死不及諸賢潤鼎齒劍之烈烈哉第先生之  
心固非徒以一死報國也推其志捍主於艱冀有興復  
之計濟則君之靈不濟則繼以死浸假而先生不死如  
文臣之爲胡爲金爲解武臣之爲李爲盛爲平始相仇  
繼相附終不免於罪或亦僅保爵位而已烏能如先生  
之一姓入人或死於問闕或死於山死於海依依故主  
不計滅族不問身後以明委質不二之節較之赤族支  
解不相上下猶夫或奴或死歸於仁則一也今學者覽  
抗節死事之書未嘗不擊節贊歎獨是吾鄉有梁氏八  
人補忠錄又載郭與張二人而邑志不列後裔無存蒸  
嘗莫逮良足悲矣雖然十先生之忠義貫日月塞天地  
不可泯滅也況潛德幽光固有歷久而終不可磨滅者  
可泯滅也而況潛德幽光固有歷久而終不可磨滅者

歟嗟嗟先生之軀可糜可滅而史書紀載歷千百年而愈出今吾邑南七十里有梁家廟土人相傳爲梁氏故里徒令人歎歎憑弔於荒煙蔓草間迴憶析骸摧骨闔門焚燹恍然如覩節概凡建文死事諸臣郡邑皆立祠而鎮爲缺典蓮嘗偕同庠某某以專祠請於黃令令詳郡守曰可先是某捐資闢梓山閣後三楹以奉武安王今欲卽其右而俎豆焉其面則臨大江怒濤澎湃海山屏障巖巖峭厲十先生之峻節與流峙同永亦足以妥其靈爽矣

張懋廷記靖難時吾邑盡節者多有其人而梁氏爲尤盛其見勝朝典彙從亡錄載梁氏三人吾學編載梁氏四人續藏書稱梁氏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素以忠義相助建文旣遜國相率變姓名遜去要皆本之王詔忠賢奇祕錄詔松陽人錄中有梁四先生贊其贊田玉曰行儒名釋知我其誰至寶淪後人行可垂贊良玉日忠臣塞卷遵彼海濱書說市莫以盍簪屯如遭如哀此陸沈贊良用曰相彼柏舟載浮載沈中流誓楫懷我好音或完我族或明我心贊中節曰駕言導引曠傲林臯頽波莫挽使我心勞存褒什有弔梁田玉詩忠賢奇祕錄誰傳田玉完名在簡編同逐亂離髡髮去不應零落葉希賢弔梁良玉詩

紫薇花蔓玉堂虛海外生涯博士書不信同時花下客  
五陵煙草尚踟躕巾梁良用詩風波不與世浮沈擊楫  
濤翻誓此心應有靈均遺恨在共垂青淚入江深弔梁  
中節詩黃冠痛飲古鄉違國難從教自昔悲二子故鄉  
歸未得種桃何處亦相攜按勝朝典彙梁田玉定海人  
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陵田玉與葉御史俱髡髮爲僧  
避去梁中節未詳仕何官少好讀老子入山去梁良用亦定  
與郭良棄官同走出京城爲道士入山去梁良用亦定  
海人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靖難後相率變姓名避  
去良用去爲舟師已而死於水或云梁氏父子兄弟爲  
舟師投水死者五人梁良玉中書舍人梁中節族也靖  
難後訣妻子易姓名袂微賫走出金陵城逾嶺至南海  
寓市肆鬻書爲業以死忠節錄郭良亦正海人也  
人所云二子故鄉歸未得者同弔郭良以也

魁星閣在文廟東首不知昉自何時後爲颶風所圯康熙

年間令周家齊拓其址更新之

采訪

謝兆昌記 予考漢書地理志奎婁爲晉分野蓋奎主  
文章故聖賢之生其鄉爲甚盛康熙乙丑我  
皇上鑿輿東巡親祀先聖於闕里國有禎符星在降婁  
光華垂燦楚中周侯以丙寅秋中令吾定海自其視象

之初輒以人文爲先務今年春上丁釋菜禮成歷階而望以爲泮宮東南宜峩然峻起爲此地賢才利其鋒穎且風氣所迴旋也前人豈無議及此者乎博士諸子矜皆言舊有魁星閣十年以來興風所傾石礎尙存久待更新侯曰更新之則吾長吏事也因問棟楹瓦甍丹堊之屬其費幾何閣廣高幾等丈也其而勢視故址乎抑與形家議之也梓材宜遠致乎抑臨閩商販或有浮靡至者乎陶與石取諸郊荆山麓乎諷干支之吉與善經始者抑何人之可任也子裕具言材所爲良楹埴所爲精樹人則某某能辨此侯曰甚善若金錢則用吾月俸外或未贖大夫君子飲成之方練日以庀事鳩衆而商船載木泊江許工師繩尺之圍徑皆中度木長且堅美邑人父老謂海濱蘆斥畝以來越東治室久不觀杉自南來矣今君加意典學作事謀始商旅不招而至吉孰甚焉斲茂旣就三月甲午拜祝升梁晨雞初鳴曉鐘未動晴空月弦星牛將中纖雲未桑有零露士庶來觀歌舞林舞自季春以慰新秋閣成而落之侯手書榜其上曰奎星閣字畫古勁得唐人遺法像則肖斗魁仍其舊也蓋侯讀宋史而記當時五緯集全宿數百年間巨儒名賢比肩接踵今年丁卯歲次適與之合侯之用意蓋如此然則治行如侯豈祇於簿書期會徵其勤敏以稱能者乎侯名家齊字二南由貢生湖廣安陸人張

博士吟孝廉錢塘人沈博士節貢士嘉興人口許銓  
精於營度董厥成焉例得附書閣之初構也諸子矜與  
子約事竣則屬文記之系以詩者志喜也其間曰曉色  
扶柔海鹽可接泮水鏡中景映城堞泮有芙蓉其葉滑  
滑子矜抱書其來徐徐學爲名家器爲國華如玉在璞  
含輝無瑕賢侯蒞止楚材秀起探侯胸中富於經史其  
經伊何推風及雅見於奎侯有署書新閣之上季海誠  
懸雅意臨仿方僚女牆方栽叢桂學道愛人惠我子弟  
子弟親師侯則造之子弟敬業侯則勞之侯語子弟文  
章日新以照青藜以獻紫宸閣成臨  
眺山環水外四望晴川作我襟帶  
謝泰宗詩 斗魁七政玉衡齊兩兩參成筐載西天下  
圖書東壁府彥林司祿北辰躋三能色正明良會七澤  
占看湖海低何事裝成茶壘像乞將有造斗村提飛翬  
閣建流虹渚幹井雲垂車蓋棲側耳歌絃三百里因風  
蹀躞九千蹄龍賓慧業元香守鳳開鴻文太  
乙黎身傍紫薇窮碧落朱衣爲兩指前途  
張玲詩 鎮海學麗門之東奎宿高峙透碧峯風雨歲  
久蒼莽中目攝手搢難爲功凌香近漢來周公指顧而  
辨應鳳龍譬輪有輔張有弓其樂只且光  
融融雲霞千里傳清風楚天浙水笙歌同



沈節倣唐人無疆頌體云海邦旣奠安日維興文治  
文質時彬彬學行相繼起兆茲黌宮東越崇尊星位嫩  
嘗之舍精光燦哉實上帝文章之府景福方來余協於  
周君旣卜且勒毋敢或怠以祈麻邑士之聲聞人咸曰  
不承承於億斯  
年以德以思

洋山廟縣東北五里山在昌國縣之東北海中唐大中間  
黃洽記其廟案黃洽宋人問當作建以爲隋煬帝建炎四年車駕幸

海道加封其二妃曰惠曰順夫人曰明德此別廟也是年  
燬於兵紹興五年重建資慶縣東北半里餘儒學西嘉靖

謝秦宗記 邑治之東北學宮之西有廟祀神曰洋山  
廟神冕旒委裘衡統紘綖南面而朝諸侯狀廟故向西  
爲門三楹殿如之制度狹小僅足奉香燈無土地常秩  
以供瞻祀廟祝屬於其下者三數百戶遷佐尸糞飯失  
其口者數矣奚暇爲漏淫計梁木壞而不問松栢墜而  
誰舉如旣行邁謀築室之無成勞也實逼邇余室往時  
舖筵支斜之費無弗余家自出茲崩弛階壞者過半廟  
貌露處而尖其素余家昆季豈敢以往爲解奈其勞莫

敢任者有比隣傳應聘者里中太邱也慨然以締構爲己任卸故材易新材凡十有一月而告成塗墍之茨丹獲之煥卽神靈亦若革貌而改觀者傅子有功於是廟哉有功於境內之民也夫民歲朝朔望率男婦膜拜宇下以祈穀遮熟畜遮育老幼之無天闕嗟札男女之無厲疫災禍莫不並走其望卽神之誕降鐘鼓噌吰恭獻不腆祝純嘏之多福亦曰神聽惟休和平矢音也豈其數椽弗舉令暴風淫雨數與神明爲難毋乃我四境小民實負闕德借口奉執事之不閒閒亦何定居之有乎夫神固不能自舉其祠也卽降殃降祥陰受其轉移亦將徐有所待冀我輩惡始善終以晚蓋也若登年以載其毒怒甚而振遺胤及乎是傅子不禪蚤暮拮据以成之也及考廟所從來邑乘但記宋建炎中建而其神則爲隋煬帝相傳漁船泛舟海中有袞冕垂旒者自言隋煬帝脫爾等於厄漁商歸而祀之矣然乎否與記自故老卽文獻不足徵而其極乎無窮者似乎有據之談且神既著迹洋山俾漁船無失所是亦有功於祈望者也今大禁方嚴海王之困鹽筴廢而數罟不入汗池鰥寡罔蓋徒望洋抱歎神其默翦此寇焉俾民復樂利之業而享有甯糊血食不獨此一方民矣

謝泰宗詩 揚帝江都自返眞忽來海上駕明神迷樓  
酒滿長春館錦纜晴牽蓬島濱護國風清千里浪庇民  
香篆一椽新拜瞻筵几增

虔慕不覺棧題洗宿塵

附賈慶昌國縣志 洋山廟原文 洋山廟東北海中唐大  
中四年建黃洽記云海賈有見羽衛森列空中者自稱  
隋煬帝神遊此山俾立祠宇建炎四年車駕幸海道以  
煬帝不可加封特封其二妃爲惠妃順妃夫人爲明德  
夫人敕藏於廟近方刻石又載知衢州袁甫記紹熙元  
年令王阮修縣志謂神遊之說不經然寇之欲掠也必  
卜焉弗吉卽散並海之民賴之故久而不廢或又云煬  
帝迹不至此陳稜伐流求國廟於駒山岱山或因其臣  
祀其君如長沙祀定  
王并祀高文二帝也

國朝咸豐八年六月里人集衆捐貲以謝泰履祀地助入

廟基增設臺門址更擴焉

采訪冊

眞武宮縣東北半里鼓樓鎮右鐘樓峙左歲以三月三日  
爲神誕雨暘弗若文武吏士禱於廟

國初殿榭崩時大師在海神見夢於裨將某罔知爲帝君  
及拜像得之因以榭榭首舉里人咸撤新之殿後闢閣上

塑玉清元始天尊像

天恩集

謝泰宗玉清閣記 邑治東北更設真武帝宮鼓樓震  
於右鐘樓時於左儼具龍虎吟嘯之象歲以三月三日  
爲神誕地方父老羣醮祭賽歌舞宴飲以娛神意雨暘  
弗若則文武吏士禱於宇下以祈脫併隔之患以其奉  
上帝命往鎮北方統攝元武之位得以尊收令自行矣  
然合窾見則責是任而蚺蟻勿與焉惟繁露所載旱禱  
之術閉諸陽縱諸陰實於神有厚望焉屬殿榭之報崩  
也大師在海神見夢於某偏裨罔知爲帝君及索  
像得之以其榭自舉也殿故二層殿後餘甌脫地圍六  
七丈許鄉之人聚而謀曰以殿之輦車鳥飛也後無繼  
焉猶爲孤處卽茲二三廟祝奉香楮於斯貨暉神廬求  
精氣之合須顧於形家言以久延其苾祀亦我諸里老  
之福也卽帝神其亦有退業遊息之所不特地之荒蕪  
是惜不卽誅茅縱狐窟蝮蟄藉豐草爲長林依嶂豺爲  
朋黨不亦職明神而貽我里老羞乎相與治錢鑄俾茶  
麥蔣止也則鳩工庀材以爲闕庶幾望殿脊而高卑不

致懸甚又謀所以位其上者邇釋大士乎源流之不問  
以爲非我族類焉又豈無儒門先哲足羽儀當世振起  
斯民之頑儒者無奈草木之臭味有別即天門諸神是  
將挾風定驂虬駕絜盪驅而呼召嚮字符者夫惡足與  
天帝齒夫擬人於其倫神亦猶是也無已則墾玉清元  
始天尊像於閣上乎或道首仙班教不甚遠乎甚矣夫  
里父老善附其說也本以崇大茲宮用宏茲資而巍房  
高閣之是顯以爲前若後母或相失而風雨之藉庇靈  
爽之互收猶若甄陶於一氣是殿與閣異用而同功殊  
形而共制者乎今誰謂神武勇猛而五千言之不可與  
知誰謂功成自日飛昇而青羊肆之不可相訪則夫八  
十一歲而始出胎與夫修煉四十三年而始成道者共  
一攻苦也哉蓋玉清元始天尊卽上清太上道君太清  
太上老君世稱三清擬釋迦三身而分言之其實一老  
子也老君生而自首足踏三五手握十文爲九丹八石  
度世法以至絕殺變化役使鬼神之術無不畢具何靈  
異也帝君以淨樂國太子生而神哲察微知遠其遇邪  
魔必欲除之務盡是剛志修煉者也老君易姓名無世  
不出或號元中法師或號金闕帝君或廣成子支邑先  
生黃石公河上公歷增其行矣帝越東海遇紫虛元君  
授以道秘又入武當山修煉獲神人授寶劍奉天帝命  
往鎮北方躡坎離真精建皂纛旗統攝元武之位功行

豈易滿者哉共一度世法或道德經或驅邪劍鞘之度  
世耳總是三宮正一法而洗發心性與役使鬼神不越  
三宮正一耳若似有是殿不可無是  
閣以配者甚矣里老之善附其說也  
謝泰宗真武宮雨壇詩無奈高穹竟若何似嫌黎庶  
此方多海東未有含冤女境內誰鑿炎魁魔請到再三  
神已瀆哭聲嗶嗶反成歌元冥  
黑帝天生水安得焦乾比愛河

庚桑祠在濠橋上祀明署縣安世鳳郡人屠隆有碑記今

圯

唐令志

旗纛廟在衛治內東

嘉靖志

馬王廟招寶山下雍正年間移演武廳東北

乾隆志

祭馬祖

先牧神廟定以春秋仲月甲戌庚日

禮志

旁供參將李大倫

銅保像

陳志

同治壬戌兵燹後燬

采訪冊

謝泰宗記王者定三革隱五刃則馬之爲用利哉既  
習其用不得不勤其養而推原所自出以借休於冥助

則吉日之詩所云既伯既禱者是也在天文房為天  
 辰則大火又暨為龍精月值大火故原蠶有禁謂其與  
 馬同氣天駟星為之祖其以戊之日為吉日戊剛日也  
 外事用剛哉實以馬生於午稟火氣而生故以剛日為  
 吉日也若巍然立廟設像而尸祝之則後人習之陋  
 也今觀其像則馬面而人身或星體固若是乎不經觀  
 者見以為怪矣北邊不塞校德嗣武孫武子生而駿騎  
 是習者故民時獲馬之用既勤其養又推所自出以崇  
 奉其先俾保育而無疾不特師中然也在昔七監二  
 十六苑多在甘肅九邊諸處其地水草良於馬而潔誠  
 獻亭以奉馬祖即隆之虛號曰馬王其仰賴者大故尊  
 敬者崇若依之為物賈綱惡者故老相治以為神像如  
 是即家諭戶曉不求深解惟知時至禱求相率為苾芬  
 之供而海濱處者慈足以語之大將軍前川張公畜官  
 私騎計三千匹居一歲而耗乏者將半公一怪之以屬  
 馬醫對曰不宜於牧地也公恍然謂斯天所以責我者  
 深哉謂我亭其利而忘其本猶鼠尚有迎祀疆場之役  
 千里裏尸者誰為政也於是擇演武廳西偏之極處庀  
 村為廟以土神祀一門為閭一殿為三間值東營房上  
 頭而彈壓於是土也庶幾神之有靈校人其弗倦於六  
 馬之屬矣其祭則以五月五日為神誕行享禮酌以火  
 日也我海濱之民又惡足以知之哉稽古周禮春祭馬

祖執駒夏祭先牧頌馬攻特秋祭馬社臧僕冬祭馬步  
獻馬講馭夫是四時皆有祭也牧政寓焉且其祭各有  
位號不但渾稱曰馬王也馬祖之外有牧則始乘馬者  
矣牧之外有社臧僕謂善馭若王良造父者又有馬步  
者謂如諸消耗神欲加害於十二閑之政教不得禱  
祀以免之也乃今第歲一舉繁簡禮既不同又無位號  
之各別但渾稱其神曰馬王豈馬頭爲王之原非有  
所加隆於其稱者哉且執駒則嫻習其步猶教駉之政  
而攻特爲其蹄齧而使之就範於轡馬介倪於月題  
今建是廟而祝之者亦將以訓庾人圉師掌教是職者  
不忘斯義乎夫牧馬之政在周十六井出馬一匹天子  
提封百萬井有戎馬四萬匹盡養於民盛世則然哉漢  
則牧於民而用於官唐人牧於官而給於民至宋初牧  
之在官繼畜之於民又市之於戎狄明朝兼用之散之  
內地者卽宋戶馬之令牧之邊地者卽唐監牧之制設  
茶馬於川陝猶宋氏之戎狄也惟  
興朝盡以馬給將士而官養之西北諸民竟忘保馬之  
苦且生則報數死不責償但馬蹄覆險而已圉政何寬  
恤哉而公惟疆場之役是競競也則利於其用而無敢  
遺所自爾若夫猪槽不可飼馬石灰不可泥槽旣汗不  
得繫門牧夫知之矣然我海濱民顧益驚之也第知有  
龍王廟何知有馬王廟馬固以龍爲友與公之馭是馬



猶駕是龍何海波之弗靖也哉

它山廟在縣北半里祀唐節令王元暉宋乾道時敕賜廟

曰遺德寶慶三年封善政侯

曹府志

國朝嘉慶六年

敕封孚惠王舊係西向二十一年拓地面南

陳志彙

廣德王廟舊額東海助順孚聖廣德威濟王廟在縣東北五里宋元豐元年諫議大夫安燾起居舍人陳陸奉使高麗還十一月請建廟敕封淵聖廣德王崇甯二年賜額崇聖宮大觀四年加封助順二字仍建風雨二神殿於左右宣和五年又加顯靈二字封風神曰甯順侯雨神曰甯濟侯且撥賜官田五頃皆因高麗使回奏請也廟碑知制誥

鄧潤甫謨知明州王誨書建炎四年車駕幸海道二月十日有旨改封助順佑聖淵德顯靈王廟燬於兵紹興二年重建乾道五年九月二十四日敕賜今封東海於祀典甚尊淳化二年因祕書監李至言祀東海廣德王於萊州南渡以來萊州道絕乾道誥書加東海二字於封爵之上正祀典也每歲春秋及郊祀告報必降祝文書嗣皇帝某謹遣臣某官某昭告於某神非常祀比矣初賜宮額本以奉神歲度道士俾主香火宣和五年道士乃請淵德觀額紹興間重建遂祀神於廊廡以觀爲主而神附之甚失朝廷崇奉之意會道士告觀廡將圯郡爲聞於朝寶慶三年守胡榘以颶風猛雨交作又舉唐孔戣薦馨南海故事申請

專置廟宇得祠牒一十有五郡增給緡錢且勸率士夫民  
旅助之統制司輟瀕海房廊十五間之地拓築海塗而東  
迎洋立殿三閒翼以夾室風雨神立殿前之東西拜謁有  
庭獻官有位門閉高宏拱護嚴翼時紹定元年也

寶慶志

案廟燬於兵火光緒己卯年重建仍以淵德觀爲

### 額見寺觀

龍王殿在淵德觀之西見寶慶志縣治圖今廢

陳志

火神廟在縣北二里乾隆四十四年令周樽建

陳志

周樽記神之爲靈昭昭也而火之於人則尤有神而  
若揭者觀夫以此養生卽以此蹈死以此利用卽以此  
成災倘所謂神者不宜如是耶  
聖天子懷柔百神求民之莫凡所爲扶危而恤患者皆  
先事而爲之防及事而爲之救而格於皇天百神擁護  
蒞茲土者其可不仰體

聖心成民而致力於神乎夫神所以佑民者也聰明正  
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宜其錫茲祉福惠我無疆矣顧  
何以見於春秋有若司鐸之火桓禧之災也然猶曰人  
事爲之耳乃至鳥鳴於亳社星孛於辰西又非盡人事  
之爲而天變之不可測者矣雖然天變不可知而人力  
則大可恃昔廉叔度不禁火而民安作人皆悅歌曰叔  
度來何暮劉昆爲江陵令禱於神而神以回天沛然下雨以滅  
息之夫人之可以格神而神之可以回天也久矣獨夫  
地瀕江海偶有火作卽苦融風燎原之勢不可禦獨夫  
婦辛苦奔鼠惻然傷之每思叔度之才而效劉昆之應  
固非徒以儲水備豫行道行愾畢乃事也且夫顧瑣氏  
有子曰黎爲祝融故祝融爲火正實列受氏姓封爲上  
公視爲貴神國有大祥於是祭之今鎮邑向無神廟則  
將於何祀之而於何祭之耶予因爲之量基址成棟宇  
正北方之位而安南離之宮旣捐俸爲創始而集衆紳  
士以落成之而月而竣復得國學顧生國庶捐田二  
畝爲神誕設供之需契交戶總書收執流傳辨祭而祀  
事庶弗廢墜則夫物有其官官修其方火不爲災民不  
罷病其庶可以答  
聖天子崇祀恤民之意乎爰爲之歌以祀之其辭曰稽  
古河圖象篇咸括火之生成地二天七載考洛書次二  
曰火性惟炎上序乃司夏光分於日陽附於陰焚惑列

象徵管垂音守茲職者祝融之神烈而生畏尊而不親  
羣飛鳥革輪與斯崇享祀不忒典禮攸隆壽諸貞珉守  
而勿失以康兆民以操萬物願生一則巖龍田一畝七  
分土名五畝遂計二契一則巖龍田三分無契土名六  
畝邊俱著戶總書收租  
辦祭乾隆己亥歲九月

魯公輪子祠在火神廟後光緒三年新建

宋訪

朱懋濱記 客有手鐸來告曰吾曹執業不忘所自始  
亦木本水源意也古有公輪子名班者見於經傳孔孟  
亟稱之他邑皆隆廟祀惟鎮海無聞焉春秋俎豆歲無  
定所殊爲缺典前人有其志而未逮後人艱於償而未  
進子盡爲先聲之舉乎余隨其崇報之心誠且篤允其  
請而玉成之乃相度開曠地於縣城北隅卜吉書券公  
曠立案爰尼材鳩工而董其役而說者曰上古穴居野  
處自有巢氏上棟下宇以待風雨爲宮室祖今梓匠獨  
崇祀班師吾竊惑焉余曰唯唯否否經典非權輿於宣  
聖而自漢以來歷代帝王奉爲師表豈不以道集大成  
其功倍於前聖也哉班師以規矩繩墨之法傳於後世  
官府造作者舍其法不能成方圓精其技可以勒工名  
形上與形下大小雖殊而教本之道一也從而祀之復  
奚疑歲在戊寅九月殿宇落成輪焉與焉黝堊一新爲

正屋五楹爲門屋符其數中建舞榭周圍繚以垣墻門  
臨池水約釀金三千餘緡大半出於手民廟貌雖未崇  
峻而堅緻牢固實期於久長吾知神所憑依將在是而永  
永歆格焉屬余記其巔末以示來者余嘉其有志竟成  
而樂爲一言鐫於麗牲之石時則  
同事助資者例得備書於碑陰

廣濟林王廟在縣北二里又別廟在鎮隅七旨神姓林名

友直瑞安人

乾隆志

自宋元來歷封忠武孚佑昭惠廣濟王

載東甌記廟爲明初所建至今屢著靈異節

略

周傳記 余旣治鎮之三年凡所爲壇壝祠廟之設次  
第興復蓋以祭法繩之有其舉之莫或廢也歲終紳士  
鄭汝義等有爲余請曰城北有廣濟王神能禦大災捍  
大患護國佑民屢昭顯應今廟圯非所以答幽冥也余  
亟捐資勸募庀工修造諭月告竣門庭階廡悉擴其舊  
紳士因請余記其事余嘗考之邑乘舊碑並東甌記載  
錄其畧曰神姓林行四名三益字友直浙之瑞安人生  
於宋熙寧戊申五月初四日嘗憩永豐橋亭面發赤汗  
流浹背人問其故乃曰吾方在海捍船勞甚數日後榕  
城船商踵門以謝人益信其神繼有遭賊劫者率衆力

三

拒中矢不顧賊懼潛退少頃語人曰吾翌日逝爲神矣  
及期沐浴更衣端坐而逝有司聞於上立廟東郭咸濟  
初詔封廣濟侯元至元丁丑鄰寇剽掠勢張甚俄而神  
威顯赫有大旂見於雲端賊黨奔逃邑賴以甯迨至正  
戊申朔流民假道入閩疫氣傳染死者枕藉郡侯禱於  
廟民保無恙未幾州倅李愷漕運出海波濤沿舟衆虜  
神護佑風濤頓息事聞於朝封昭惠廣濟公癸卯冬猛  
虎入城衆草敢攫知州趙榮祖禱於神虎伏殿前受斃  
上聞之加封忠武孚惠廣濟王東甌之所記者如此明  
初鎮始立廟城北隅顏曰林四郎廟有越人趙姓者好  
義而貧乏遇神贈百金使之貿易屬以獲十還本到鎮  
城北問林四郎可也後果獲利持金至鎮不見有林四  
郎其人者及到廟見扁額神相駭然於郎乃神之靈因  
設祭修殿以去崇禎間海潮湧入城民有沈竈之患  
邑令郡督御總鎮赴廟祈禱湧潮即止  
國朝康熙三十六年城守劉公成功捐俸修理并建聽  
潮菴於廟後前令唐鴻舉作記勒石更顏曰廣濟王廟  
舊碑之所載者如此乾隆十二年秋風潮大作塘潰人  
城舉邑若狂夜見北城上有神燈往來須臾風轉潮平  
前令王公慕瀾上其事於憲巡撫方公觀承扁曰明光  
上下春秋崇祀志之所增者又如此夫神之顯應也二  
見於宋四見於元二見於明而一見於我

朝撫今稽昔神之所以捍災禦患者豈有盡哉余雖陋  
不敢辭因爲之記其事而作歌以祀之其辭曰神昔翺  
然來帝旁誕生水國東甌鄉仗義扶危莫參商擊賊惟  
多身益強乘風變化人蒼茫詔許立廟祀馨香魂魄剛  
毅御陰陽馮夷效順蛟龍藏驅殺猛虎如烹羊神靈連  
蜃下海疆佑民護國建非常手捍洪濤惠澤長殘碑姓  
名流芬芳北隅耿耿乍有光神靈照耀天際翔銀山高  
捲波不揚千秋志乘煥文章丹檻畫棟羞我鷲春秋蘭  
菊普萬方承宣

帝德咸蒸嘗乾隆四十五年仲秋 祀戶北民田二畝

一分六釐六毫零民地  
一畝六分六釐九毫零

義火祠在城北月德菴前乾隆辛卯年邑民錢世彩捐貲

建嘉慶二十四年首事謝文運費茂泮捐貲拓地重修增

建堂室

陳志

同治壬戌兵燹後邑人捐貲重修

采訪

李恭涓記

吾邑之有義火祠前知鎮海縣事滇南周

侯所創建也周侯兩宰鎮海時在乾隆中年越至於今

已八十載邑人須侯之德不衰謂其葺武廟移忠勇祠  
以及修龍王宮林府瀾浦兩廟與夫造同善塔新火神



廟整義愛祠創千丈塘並增置書院膏火等有此諸善政也而不知義洎乎遷徙他所宗祖神祐相隨以出有者多賃屋以居洎乎遷徙他所宗祖神祐相隨以出有不幸至於絕滅者屋既屬之他人勢又不能安置往往將之寄頓廟寺凌雜淆亂莫問誰何此不特抱飯而之痛抑且有無歸之歎矣侯知之慨然曰是豈可以無居廉相地於月德菴之旁建屋三楹凡無主之香火均得人焉名之日義火祠存與滅繼絕意也里之父老謂飲水知源宜背周侯之像位於其中嘉慶道光間祠宇傾圮屢經修葺並贖其地之售於人者咸豐道光間祠宇傾又於祠之外各建屋三楹中祀土地神基址較舊擴充落成之日僉云不可無記屬余謨文議其緣起如此侯諱樽字壽南號眉亭雲南昆明縣人由舉人仕至安徽布政使

三元廟在尙辰門內

乾隆志

同治壬戌兵燬八年里人柴振

玉等捐資重建旁設城隍行宮

采訪冊

完者都元帥祠在縣西北坊隅

嘉靖志

今廢簡要

邱府志案曰完者都蒙古人襲世爵佩金虎符鎮慶元路涉獵經史剛斷有謀在職凡二十年營戍鎮靜島寇聞風懾服每祝曰小萬戶飛將軍願無再過也臨政一以公道力行不疑有司畏憚不敢毫髮厲民以禮化俗天曆中拜浙東道宣慰司都元帥前職如故至正五年以疾卒兵民相弔繪像以祭焉

晏公廟縣南半里祀海神

乾寧志

又別廟在清川門外與雙

吉菴鄰

采訪冊

元晏成仔江西清江縣人元初翰文錦於上

都因而尸解人以爲神立祠祀之後顯應江湖間明洪武

初封平浪侯

浙江通志

梓宮廟縣西北二百步施家衝今稱宋帝行宮

乾隆志

廟中

有古柏二宋南渡時物也里人謝閭祚有詠柏七絕鄭朝宗謝書祚張懋延和詩三章俱詳古蹟

國朝同治壬戌兵燹克復後里人捐貲重建大殿光緒四年里人方爾標林沛堯朱懋康又建門樓五間

采訪冊

張懋延較川詩話有屠辰州甬東江北歌詩云夫差破後已亡吳會說清江駐舳艫惟有裕臨猶自昔千門落日自啼烏按格林邑西管鄒村名成化志載路林所謂村以姓名如孔浦白沙半路張與輅臨相近之類是也今志改作鷺林亦泥於近有鷺鷄村耳越滅吳甬東之封已爲文種所沮自後惟宋高祖破孫恩於浹口然此時尙屬將軍也宋高宗爲金人所逼實幸吾邑宋史所載帝乘樓船次定海縣是突然則輅林當稱輅臨豈所以姓

王公祠在縣土地祠內祀邑令王夢弼

陳志

陳景沛案曰王公有功於邑奉祀宜也魏令右曾  
自嘉慶三年蒞任歷俸九載訟無大小視可斂賄  
者多寡盡取毫無德政足以傳誦去任之年行私  
惠於紳吏以微名譽遂援修塘一端置產植碑并  
設像與王公並座涇渭莫分後之秉筆者勿混入  
循吏傳中

靜波廟在縣西三十步

至正志

一名薛將軍廟世傳唐將薛

仁貴征遼道經於此撫安人民後鄉人立行祠焉

成化府志裔

孫淮東安撫使居實重修宋高宗航海賜額靜波

嘉靖志

義愛祠在縣治西靜波廟左祀明邑令時偕行龔彝

國朝乾隆十六年邑令王夢弼查丈祠址歸靜波廟祝藝

鎮海縣志

卷十三

壇廟

三

蔬以助香火東西各十五弓南北各十二弓計地七分五

燈乾隆

四十四年邑令周樽重建邑人感其德設像並祀

焉陳志

士民公立碑記

鎮稱古定萬曆十四年時公偕行爲

定邑侯民祠之崇

積時滇南龔公來令定諱彝和梅其

字也亦祠而奉之

且各有紀績示垂不朽沿及

國初時公祠地邑

人徒遺像合祠於龔額曰義愛由來

已久今則棟宇翬

折無一存者因就靜波廟中爲兩邑

侯計託所焉而祠

址舊基歸廟祝茲蔬我周侯蒞止間

考志乘旁收輿論

謂是古名宦也盛德不可忘民祀不

可沒捐以清俸命

鳩工庀材仍建舊址離治西三十步

俾後之有位者切

近縣側咸知風勵用意固甚深厚某

等忝居隸下因念

民俗所關首在土行而土行所習

惟學校時公之創

舉射圃龔公之修整殿廡皆爲學校

謀久遠我侯既勤

丹腹而復嚴課社以鼓諸生不猶此

意耶且夫士安於

學者民艱於農水利不興則田苗不

實督台濟河築決

修塘使道饑無聞野輸恐後而餉有

除糧以視設法賑

濟全活黎庶之時公爲何若也以視

鎮兵告餉愆期脫

巾趨郡而策單騎之龔邑侯又何若

也爰抒義愛特附生祠鼎足而三焉或有謂葺武廟建忠勇祠以及林府淵浦龍王宮等處俱實經營嗚呼是皆有功德於民者也夫獨不與重建義愛祠同一熱腸乎斯何異千丈塘大有橋種種要區厯厯經意注爲阻礙蓄淡無失涸河所推暨及澤流枯骨偕同善塔而復卜地西北隅置大神殿以護生居此則更爲守牧者所未經見也不揣庸陋爲文以記並樹碑以傳後之去思云公姓周諱壽南號眉亭滇南人由舉人出身鄉試同考官兩次宰鎮三任今陞同知乾隆四十五年孟秋月

助海顯靈侯廟縣西半里侯姓孔象山縣童翁浦人諱嗣鄒行第七志操剛烈爲鄉里所憚咸不敢斥其名侯死有富都監巡吏劉贊夢侯告曰上帝錄吾生平之善命爲此境神姓名已籍於水府而吾屍泛濫沙浦君能收而殯之且創數楹俾有棲托必爲民利贊訪其屍果如所夢乃卽所居地葬而祠之錢氏有吳越靜海鎮將以排筏航海驚

溝危甚夢侯許以冥祐順風而濟既歸乃立廟於鎮兵部侍郎皮光業記之宋建炎中車駕幸海道賜號顯靈

寶慶志

國朝道光十五年里人金子城等重修

宋訪冊

陳景沛案曰寶慶志額曰顯靈乾隆志作顯應又象山志神係唐咸通時人

又案廟碑有神遺詩云關津扼要獨乘乾萬丈冲霄劍氣寒百行終須由孝立功勳切莫等閒看

孫韓二公祠在助海廟大門西首祀參將孫登科韓未詳孫號榮菴正白旗人康熙三年任城守參將有恩網戶民置祀田十一畝有奇爲每歲二月誕辰慶祝資韓並祀焉

乾隆志

志

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廟縣西北三百步宋宣和五年方

臘之亂郡邑岌岌賴神助得免邑人於是請立廟後燬於

兵紹興六年重建

資慶志

俗呼爲大廟

乾隆志

國朝同治壬戌燬於兵燹光緒四年監生金錚募捐復建

采訪冊

乾道圖經鮑郎名蓋後漢節邑人爲縣吏縣嘗俾捧  
檄入京留家融飲踰月不行縣方詰責已而得報章果  
上達審究實然既死葬三十年忽夢謂妻曰吾當更生  
盍開吾冢妻疑不信再夢如初乃發棺其尸儼然如生  
第無氣息耳冥器完潔燈然不滅膏亦不銷郡人聚觀  
咸怪神之立祠以祀梁大通間有奴賊名益謠唱誘羣  
盜有衆三千號奴抄兵寇會稽永嘉臨海海鹽並海郡  
邑咸被其害官軍屢邀擊不勝賊勢益張定襄侯肅祇  
爲刺史神忽見形因巫語祇願助討賊祇乃施帷帳迎  
神置於譙門形雖隱而言與人接越三日告去語祇曰  
當以八月十三日破賊奴抄果以是日至餘姚舟膠於  
江衆陷於草漬漬如醉官軍悉繫縛之若拾遺然祇奏



其異武帝遺贈大祠宇日以益盛唐聖歷二年縣令柳  
應古徙祠於縣會昌中刺史張次宗嘗撰記皇朝崇甯  
二年尙書豐稷奏明州鮑君永泰王廟額犯哲宗皇帝  
陵名乙改額內永泰二字爲靈應敕如其請政和八年  
太守嶽懋瓘待制樓昇以雨暘頌時有禱輒應奏請王  
爵加封濟王宣和四年太守直龍圖閣李友聞因陸寇  
竊發驚擾鄰邦本州終獲保全繁王之功奏請加封於  
是加威烈二字六年侍郎路允迪使高麗舟船安濟奏  
請再加忠嘉二字建炎四年車駕巡幸奉敷加  
廣靈二字今稱靈應忠嘉威烈惠濟廣靈王  
樓扶記畧王姪鮑諱蓋其先東漢鄧邑人春秋鮑叔  
顯於齊西漢有宣與兩龔同傳至永昱事光武世爲司  
隸王其苗裔也初二親額天祈嗣母晝寢夢吞日有娠  
在胎三載晉泰始三年九月望日而王始生祥光燭室  
與前夢協命童名曰圓照旣冠美鬢眉容貌秀偉平生  
賦性冲粹器度宏遠語言慷慨敬老慈幼恤貧彰孤好  
游俠任氣節以擊箏弋禽爲樂見山中石以爲  
鹿而射之既中視之則石也因名之爲鹿山

元壇廟縣西三百步小南門內

嘉靖志

潤浦廟縣西一里世傳神漢時人爲邑民捍海歿後祀之

乃縣七鄉之首廟俗稱爲裏瀾浦

乾隆志

楊使廟在縣西長營街相傳神誕在八月十六日

乾隆志

三皇廟在縣東至元三年尹張輔建

至正志

元史成宗始命

郡縣通祀三皇明洪武四年以天下通祀三皇爲濱郡守

王璉毀六邑三皇廟今已廢

備志

應至翁記天地果何始乎自生人始也生人果何始乎自有聖人始也天地非生人不立生人非聖人不成粵若稽古溟滓初判鴻荒未除獸與人雜人與鬼俱心傷猛鷲目駭罔象無爪牙以搏噬無毛羽鱗介以禦寒暑燥淫結繩不可以久治毛血不可以久茹也時則有若太昊炎帝有蔗氏三聖繼作通而發之神而化之設其飲食制其貨財勸其物儀作其什器欺能使信弱能使強凍能使溫飢能使管極能使繁穡能使揚逸能使獲蠶能使烹居能使遷止能使行震能使懷暴能使藏易十三卦所謂前民用者伊誰之力哉後世聖人慕而像之奉而祀之所以崇德報功示民有初也國朝壹函夏仿古制飭郡縣廟祀惟謹於是祠宇被四海輪奐光

鎮海縣志

卷十三

附錄

三

六合矣定海邑隸慶元爲郡重鎮海外衆番所觀聽廟  
宇獨缺有司每當祠事卽縣曉署爲壇置方明焉吏民  
術製以爲故常牲且弗講禱薦無節神明弗享至元再  
改元之第三歲在丁丑六月縣尹大梁張輔字友仁實  
來南臺侍御史湖南憲使莊簡容菴公之子清白傳家  
之喬端力有守而贖於文詞優於事業教懋州縣所至  
有廉能聲樹碑勒銘先後相望下車以來門無私謁惟  
訪聞謠俗人民所便利諸所廢隙以次興補端緒具見  
乃作而歎曰習陋俗愚聞令強趨不示以初未能有孚  
舉曠典重崇祀隆棟宇以副上意以勸民庸以鍊邊方  
之視聽事不在茲相攸縣東北招實之陽捐俸繕以爲  
之倡內而察吏外而諸司庶職下而士民之好義願助  
更費者翁然而應市材傭工一如其直不求焉經始  
於是歲十有二月甲午越明年一尺三月廟成民不知役  
官無重費屋凡五間地闊若干尺深若干尺門廡則旣  
底法而力未逮姑俟來者未幾祈薦時事物備有加於  
先神人具喜於是邑人謀勒石以垂永久徵辭於至翁  
自惟職忝文學不得以材劣辭如日星似無待乎兩  
皇禮視大成孔聖之載在六籍炳如日星似無待乎兩  
盪之奠而始尊也皇風未泯僅載三墳而百篇之定不  
及錄焉使廟祀不立千載而下道何由而尊則夫任茲  
事者宜不後於大成侯之汲汲於此知爲政之本矣後

之繼者尙弗替侯之意哉遂序其巔末系之以詩曰厥  
初生人泯泯焚焚不有聖哲誰開見聞大哉皇猷模矧  
範設功妙造化德昭日月我朝師古設之經祠郡邑爲  
一何獨此遺廢興有時循環罔極張侯爲政匪徐匪棘  
紀綱旣布治功聿成期返瀉風作此廟廷  
蠶蠶茲民是儀是式庸示不忘麗牲有石

城外

風神殿在縣城東門外攔江埠街頭建巡道周彥生祠於

其側今賃爲夷居神與粟主俱毀

采訪冊

周彥記 蓋聞經國教民莫重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  
祭粵稽周禮風雨並列禮於六宗同爲望祀漢唐以降  
有廟有壇壇祀以合廟祀以分郡縣之有風神廟始於  
宋大中祥符間祠是報有祈所以弭害報以昭德春  
秋二仲有司祭於壇民間報養止及於廟禮有分合祀  
有升降其義然也鎮海爲東浙門戶海湖洶涌溝瀆匯  
流履畝縱橫居民奠麗商舶雲集百貨雜陳物產旣饒  
生計自足然而非風宣和膏雨不降非風布惠嘉禾不  
生非風助順帆樯不張風之所繫豈淺鮮與道光乙未  
孟秋月朔風颭告異達旦連朝拔木毀垣瓦壁簌捲海

水起立島嶼動搖蕩析流亡逼及原野余於八月觀察  
四明邑令皆已先調賑厚卹鳩集鴻啓且請以欄江埤  
隙地建立風神廟余嘉其用意之誠嘗天災而重民瘼  
記曰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而况風之爲  
烈呼歎響應感召其神相與捐俸而落成焉營宇既定  
秩祀有常乃溯自風侯風伯風師而以入風爲之配其  
詞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風之所至橫塞大空靜翁動  
闕呼吸關通蒸雲作雨拂翠墟紅和調玉燭怒撞金甌  
不蒙曰聖物阜財豐作廟以祀在縣城東梓材撲斲登  
築垣甍壁茨丹雘峻宇巍宮几筵既設籩豆斯崇春秋  
報賽祇肅嚴恭神其默鑒橐籥昭融日暄雨潤成造化功

龍神廟在縣東鎮遠門外二里雍正五年

敕封涵元昭泰鎮海龍神發帑銀二千五百兩創建祠宇  
八年知縣張珽奉文建造正殿供奉蛟門龍神牌位兩廡  
安設雁潭烏沙鰻井桃花釣巖箬雷陳山灌門羸嶼李家  
堰天井峯北雪十二龍神牌位並各塑神像每歲春秋邑

令率同僚屬致祭

浙江通志

欽定祭文

維

神德洋洋，寰海澤潤。蒼生允襄，水土之神。經流順軌，廣濟  
泉源之用。膏雨及時，績奏安瀾。占大川之利涉，功資育  
物欣庶類之蕃昌。仰藉神庥，宜隆報享。謹遵祀典，式協良辰。敬布几筵，肅陳牲  
幣。

李衛記甯波爲浙江首郡其屬鎮海距海十里山曰  
蛟門巉巖聳峙環鎮海口潮汐吞吐波濤歎湧最稱險  
要傳其下爲老龍窟宅其興雲雨以潤澤生民著靈異  
以捍禦災患父老歷歷能道之健邑士民履荷庥應思  
欲仰邀

聖恩錫之封號彰厥績以垂不朽余案龍神之績顯於  
前代者不具述惟我

本朝順治八年大帥征討舟山戰艦出蛟門風浪恬息  
逮至螺頭門忽雲霧蔽空使逆不及備遂破降之其餘  
孽蟠踞海島每乘風犯境龍輒波騰浪激俾不得前以  
致卒就殲滅是我師克復舟山海疆肅清龍實與有功  
也雍正二年秋颶風暴發海潮奔溢浸灌鎮民自分魚

龍矣既而潮忽漸退居民登候濤山望見龍身橫截海中潮因之不能入是時沿海多被漂溺而鎮獨安堵無恙是又爲龍神捍禦保障之功也用允鎮民之懇請於朝蒙

恩特敕曰兩元昭泰鎮海龍神旋發帑金卜邑鎮遠門之東立廟崇祀羣飛跋翼美輪奐焉復於郡屬山川若雁潭烏沙鰻井桃花釣巖若雷陳山灌門巖嶼李家堰天井峯北雪諸龍神施惠於民者配位兩廡以廣聖恩均得享祀勿替夫向者望洋以祭疎而不親今則廟貌崇嚴得所憑依且沐封號恩優渥龍神之效靈以維護斯土者宜益力豈直風雨以時年書大有而已哉廟之作鳩工於雍正八年四月落成於九年三月郡守曹秉仁來乞余文紀諸石因識其歲月俾後人無忘創始且以知

聖主之念切民依苟有利於民社雖僻處海隅而皆不遺恩寵若是司民牧者其亦知所觀感也夫

又包家灣龍神在慈谿界乾隆三年知縣王鈞詳請附祀  
匯源潭龍神八年知縣楊玉生詳請附祀聖井龍神十二

年知縣王夢弼詳請附祀

乾隆志

樞密承旨卞公祠堂至正二十六年子朝列大夫卞燾同

知府事痛父

名良

死王事於巾子山下爲立祠作記

延祐志

祠在招寶山下

成化府志

今已廢

備志

陳景沛案曰乾隆志誤書二十八年

東嶽行宮縣東北招寶山下

嘉靖志

宋紹興八年道士季知

孟建元大德六年教所請今額曰旌信朝元宮又陳山行

宮縣南五里宋道士高困明建

已廢

東嶽行宮縣南七十五

里海晏之穿山元至大三年道士劉尙寬建澥浦行宮縣

西北六十里宋乾道六年道士錢時晦建

延祐志

又別廟在

東管鄉漢塘市

嘉靖志

又別廟在靈巖鄉石湫又別廟在大

硤頭下關聖殿之東

陳志

招寶山下之東嶽行宮



國朝道光辛丑夷毀後捐資建造

采訪

李恭澗記 鎮海東嶽行宮在招寶山麓宋紹興間始  
建自宋至今越入百餘載矣其間屢經修廢廟貌常新  
道光庚子辛丑間英人佔定海宮保余提軍爲堵禦計  
鎮重兵於是地其後英人闖入而東嶽行宮遂罹焚如  
之威迨收復之三年布政司使理問徐蘭畝奉大吏檄  
監修威遠城善後各事宜公暇親履其地見夫頽垣敗  
瓦間已鞠爲茂草怒焉心傷爰是倡議勸捐重建請於  
鹿陳兩觀察咸以爲可鳩工庀材築室若干楹堂寬室  
密視舊制有加約費若干繕越數月工竣行宮左側有  
三義祠三進亦次第鼎新之招寶山巔後有關帝像碑  
爲戴文進寫其碑陰立相則馬遠筆也吾鄉譚金石者  
奉爲至寶兵燹之後均歸斷裂徐君石荆求塌本意將重  
勒諸石此尤盛德事矣獨念徐君石荆任方始所著懋績  
浙之人常歌頌不朽而其經營吾邑先有足志者是不  
可以不記也徐君  
名徵江蘇金壇人

正氣堂在昭忠祠後三間供奉列朝鄉先正殉難粟主凡

有專祠暨已入忠義祠者概從畧

采訪

姚燮記昔陳思王有言曰捐軀濟難忠臣之志也是

惟拳拳貞石榮砥在恆然後攝噴梟行罔避艱澁事刃

蹙血稜威不磨甘心爲沸鼎之魚飛幕之燕若夫厄熾

陽九上參下黷熱心纓拂陵滅大誼將以爲桀時之豪

雋耶而獨有人者棘身鄙苟揜日淵潛尚蟬蛻於羸埃

矢煙燧以茹攜冰玉其質在涅不緇之二者尙足以奮

榮播香激揚積俗故嵇侍中之血可以灑衣張仲蔚之

蒿不鉏於經吾邑自唐置望海鎮以來扶輿東溟勃寇

時發漂鹵之慘按籍可陳曹元思之焚骸陳子華之絕

粒其噉齧已其或猥巷管驅榮叨一命責無守城之重

心懷匹夫之仁捶死陷窟戈榭營伏劍雖死之日猶生之

年至於飲江流之清託巖居之闕冠綬來餌韜景益深

曹放齋著書不赴奸召劉夢軒種藥苦如儒生砥狂瀾

之流棲浮雲之志於是師潔者謝塵械繼躡者汎虛舟

抱素居貞惟其選也以忠義如彼以介節如此而令其

墨陽授首長飄瀚海之魂春蕨奉芳莫表西山之恨亦

誰之咎歟邑人士乃新邑東城候齋山下僧廬曇鄂堂

故址奉粟上合祀之凡有專祠暨已入忠義鄉賢諸祠  
者概從畧簡而無蓋信而有徵顏曰正氣蓋有取乎湘  
靈之騷與文山之歌也嗚呼青天終古槍招搖之不芒  
白雲在空慕飛鴻之笑弋爰系以迎送神之詞曰陽耿  
耿元精符澤有迦衣何濡翻朱鳥光白榆六合坦心無

曠尚築築爲驕吾彼莽莽皆蠖蟪阮之隨鑿之隅拭鋌  
瘼吞厲鑲一寸地丹腦塗礪堅石何徇衙任所向鮮有  
踰大布袖清風俱崇而逸瑩其持外萬物厠懷痾汰咄  
惜歸恬愉崑山姿姣以姝集椒庭軒霞衙人綱植天常  
扶卓煌煌揚殿殿蒼翼旌元龍抱控箕騎斗旁來肝  
運際龍戰開黃虞柴燎夾廟牲當除恆茲胙靈昭靈孚

附粟主官爵姓名

宋起居郎秘書少監陳公茂

宋承直郎楚州錄事參軍贈通直郎曹公孝先

明梁公良用

明中書舍人梁公良玉

明中書舍人梁公中節

明刑部郎中梁公田玉

明梁氏父子兄弟

明工部郎中張公安國

明中書舍人郭公良

明正千戶陳公睦

明衛指揮使艾公敬

明衛指揮使劉公隆

明布衣楊一公

明定海衛百戶劉公夢祥

明增廣生戎公良翰

明布衣姚公思敬

明布衣胡公滾

明定海衛軍葉七公

明舟山所百戶邢公國泰

明舉人順慶府同知贈尙寶司卿洪公應科

明定海衛百戶贈都督僉事陳公大綱

明諸生襲指揮使陳公應鵬

明衛指揮僉事贈指揮同知樊公懋

明邑庠生吏部郎中張公鳴喈

明舟山衛所百戶陳公表

明邑庠生贈檢討殺烈華公夏

明邑廩生謝公泰階

明邑庠生艾公達時

明邑廩生謝公泰臻

明賢良方正陳公昌統

明義士胡公沛

明副貢生鄭公端明

明選拔貢生候選同知邵公似歐

明歲貢生孝定先生薛公士珩

明邑廩生邵公似雍

明布衣范公兆芝

明布衣陳公王賓

明布衣周公西

皇清威遠將軍陸公定國

皇清儒生張公君旨

皇清義民鄭公道馨

皇清石浦營守備世襲雲騎尉劉公朝元

昭忠祠在東嶽宮側

國朝咸豐四年甲寅八月落成祀殉難制府裕謙總兵謝朝恩縣丞李向陽把總金噩祔以同時本營外營武弁兵勇陣亡者勒碑記事提督善祿創捐耆民倪本壘等十二人勸捐建祠每年逢八月二十六日爲裕謙殉節期釀錢祀焉正室三楹祠前東西兩小室設陣亡兵卒粟主祠後向北三間曰退思所東北三間曰正氣堂基址長方形南北縱計二十三丈四尺東西橫計四丈三尺祠東地七尺

爲堂之出入處西南祠旁餘地橫計五尺西北傍正氣堂

餘地橫計一丈六尺

宋訪冊

姚爰記道光二十有一年歲辛丑八月二十有六日  
海夷陷鎮邑兩江總督裕公謙海南狼山鎮總兵謝公  
朝恩邑把總金公璽丞李公向陽殉難死士民欽其節  
建昭忠祠於邑東郊招寶山之陽配以同時兵弁與死  
者禮也徵爰爲記丹諸石俾後之謁祠者有考爰惟明  
存亡之義者無臨難苟免之心死社稷則祀之爲曠代  
不易之典故張長史睢陽之廟附以許南楊節毅成都  
之祠從之史郭疾輪盲忽雲旂往來叢櫛旣崇精爽斯  
託已聿溯英吃黎之肆逆擾我海疆者數年龜茲不臣  
陸渾抗命鯉方驅於粵海稀復突於浙東大奚之殤末  
招西蘭之潮已血馬校尉不作誰馘羌無弋之頭李總  
管已歸執斷吐谷禪之臂先是庚子春  
天子震怒齋宿卜吉  
命我兩江總督臣裕爲大帥  
賜以節鉞  
授以機宜  
論其馳驛明州急爲剿辦蓋李崇深沈素愜民譽休璟  
諸練久爲

明州急爲剿辦蓋李崇深沈素愜民譽休璟

上知也甫下車鎮邑逆夷乘未備遣酋長以詭詞誘公  
公不聽縛酋懸諸竿射而剗之夷懼揚帆逕焉李廣射  
匈奴之騎上郡危解柳班剔蕃人之尸臨涇寇遁法令  
必伸

天威乃著誓以霆激電掃一禪盡殲上扞  
宸憂下蘇民困倚盾草數目攝海隼枕戈茹葉夢騎天  
狼故公之在鎮者一載有奇剛而能廉肅而能峻敏而  
能斷營而能周與將士同苦甘於賞罰昭明慎而東浙  
之民方將從章孝寬以北妖梟譁夜神州之陸欲沈昌國  
雲走天敗軍之氣以兆妖梟譁夜神州之陸欲沈昌國  
再陷三鎮授命遂使符堅驍城長驅而逼鄆城龐萌醜  
張引軍而剛泗水公乃登陴數馬升壇歆牲而孤城之  
懸已如卵危羣志之怯復同齎靡河橋之旗未折潼關  
之騎多逃雀將軍稱上閣勛臣竟拔寨而退奔烏鼈巖  
縣官本刑餘下走敢棄職而遠出平陵攜搗然如朽拉  
枯摧紛紛者顏狐蹟鼠窟鐵插傾而黃流夾石車發而  
赤纒飛而公於此既難為王駿之誓天復莫效李廉之  
禱火傷哉朱鳥促零丁欲墮之魂嗟此青山仗建業房  
軍之守時淮餘狼山鎮謝公固壘金雞獨當一面待鑿  
凶門而出下有顏淵欲屯高岩以防上無險壁廣固之  
援兵已斷平涼之襲卒方驕七十創被於一身三十里  
難為退舍遂使晦燦温序類朱循之之在園可憐抗慨

虞性與譙王承而向死蓋把總金公佐謝公以拒戰同  
被害於時也嗚呼吳蠶潰防天吳肆虐瘞耆者片刻飛  
駁雲崩麟藉者千人暴骸阜積鄉使謝公者手能砥柱  
力可迴瀾遂孫恩於決日磔下危地存抵旣阜剛之隘  
盪關廓清暈月之氛死地生而無忌之師竟踰桑落是  
奚至宋金剛之隊不去汾州何無忌之師竟踰桑落是  
難望也殆有寸柄左而裕公於此以爲大局如斯藐躬奚  
屬掌握已無寸柄左而裕公於此以爲大局如斯藐躬奚  
肩敢受憂於操觚家之筆因爲之冠裂裳毀面北拜稽  
仰天蒼蒼呼臣負負鞭刀已失爲冠裂裳毀面北拜稽  
皇天危心以堅白素車未少逝從子荷而遊清流以  
往攬靈均之袂則公之投池以殉也其屬官負之出匿  
於舟江行抵姚邑公旣蘇卒仰藥而死嗚呼大星其隕  
標風不迴歸命無渝全操固玷縱先軫之元未喪毅何  
減於易雄謂常山之舌故存烈終過於來歙  
賜諡靖節郵典有加而公復何憾乎若李公一丞耳非  
有守士之責者城旣陷升堂自縊  
上閱其節贈以五品銜並蔭其後如制則又碩果蒙泉  
無愧於疾風勁草者歟從容含笑顏色如生白水鑑之  
清赤眉望之避爵不必辭祭酒龔勝無負於國恩官不  
必居侍中庾眠早辨其一死猶彼策驂健馬挾印西  
逃伏軾輕車摘冠南逝者胡不聞焉警梅焉而也嗚



乎二十年縣尹名騫棧豆之駒一萬里昆州路絕浪穹  
之雁又足哀已宜聖素螭之壁藻文杏之梁魏神輿  
出入之門敞仙鳥憑依之座饗祀不忒灑掃維虔集紹  
宗許穆於一堂英風可挹麾渠勒鳥長於境外瀚海長  
清聊仿蔡伯喈之撰詞以備范蔚宗之作傳將天地疑  
之正氣星嶽無遷亦山川澤以忠魂雲雷皆壯也祠經  
始於咸豐三年歲癸丑六月越歲甲寅八月始落成費  
緡若干皆獨自邑之好義者具詳碑陰有足徵已系之  
以銘曰泰壹上煜秦媪下髮而以生著名以死成上覆  
下載生英死靈死而猶生與元降升至元無形返爲至  
貞貞珉太樸貞樹冬青地軸何朽天柱何傾茲宅而監  
茲形而聲襄

皇郵治福民太平設裳在庭懸弓在楹有  
鑾有銅載管載蒸浩乎萬古視此東瀛

附栗主官爵姓名  
欽差大臣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兩江總督靖節裕公謙

江西南山鎮總兵世襲雲騎尉謝公朝恩

廣東署新安都司世襲雲騎尉程公步韓

護理金華協提標後營游擊世襲雲騎尉重公祥

甯海營千總世襲雲騎尉陳公慶三  
黃巖鎮標左營千總世襲雲騎尉王公萬龍

鎮海縣縣丞世襲雲騎尉李公向陽

鎮海營把總世襲雲騎尉金公龍

浙江提標中營把總世襲雲騎尉岳公永泰

黃巖鎮標右營把總世襲雲騎尉解公天培

同仁堂在昭忠祠東牆外二間列總兵牟大寅知縣王夢

彌李壽榛恭將沈鴻憲劉光明粟主恭將沈鴻憲撥鎮隅

六畝後所提標右營附城營曠田十五畝四分又撥招寶

山麓墩臺下魚漕營隙地各一方

招寶山麓營地地界東至墩臺下除臺基餘地

四弓外計七十八弓五分四釐西至虎皮塘計四十八弓

五分三釐南至東門街頭石路計六十三弓二分八釐北

至招寶山墩計六十三弓二分八釐

合數共計拾陸畝七分五釐二毫

以贍春秋祀事倪本

壩等十二人輪流司事同治十一年劉光明復撥城北藥

局四圍曠地壹百五疇移縣立案以益祠祀之費

靖海營祠在東北城外二里舊名海神壇正德時改祭江

亭嘉靖間都督盧鏜展築營堡環二百四十丈增建舍宇六十餘楹爲海口屯戍所祀海神之所因名

嘉靖已廢備志

都督盧公祠在縣東北二里明嘉靖四十一年爲都督盧

鏜建

浙江通志

翁大立記 都督北山盧公樹勳海上五十餘年矣公以年踰七十請老於朝上方以趙充國馬伏波注公未允所請而濱海士民悉公一旦懸車亟謀肖公貌爲祠尸祝於是定海令何君愈以士民之意來請予文子與公共事數年蓋知公者莫予爲稔乃何君則曰公以鎮守總兵開府定海視招寶屹立東隅襟江帶海爲明越外戶誠壁壘其上建牙耀兵則舟山烈港馬蹟長塗諸山基置星羅發兵游微指顧間耳遂壘石爲城署其名曰威遠其下爲轅門又卽並海竺山各鑄火器若干座而以戰艦布海上表裏數重經畧規摹偉哉遠矣用是倭奴震恐無敢窺我明越今年突南洋者公又督兵遊之斬鉞數百級時方尙公長城而公忽言去故有是舉予曰君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將者以正設險以奇料敵國初制禦島夷宣威海徼惟揚信國善用正劉廣

甯善用奇公兼有之是以海外諸夷憚公威名已非一日今君所言正也以予所睹記又何其奇哉昔歲甲寅渠魁蕭顯據巢上海我兵遇之輒北于時以參政督備蘇松諸公援急公部兵千人布爲七哨以善伏者持火入巢中公麾前哨稍卻賊意公卻空巢檣公轉額間巢中火起賊俱失據循海壩遁去追斬數千級勒兵還城于盛陳金帛牛酒竊帥公以次願賞被創者揮涕吮之衆益感奮于乃保公道賊公曰未也賊創其必日行數百里我兵躡之道不得食是兩斃也被見我兵不追當入蔡江空壘中黃延殘息我聞道襲之釜中魚耳言訖忽縛百夫長一人前跪數之曰爾逆令不前罪當死卽斬首以殉衆誓股栗已而謀者果如公言公至蔡江架飛橋墩壘中賊奔力向我兵已掩其背因壘上矣賊大創釘屍有遺俘奔海南廿里亭公度賊飢甚遣人詐爲亭長炊飯酌酒飢先嘗以啗之賊果酣臥夜乃縱火悉從殄滅歲丙辰有賊數千百掠慈谿突咸池匪將窺我姚江矣兵憲許君就子問計子乃致書於公公果選善夷語者數十人被服作倭奴狀操漁船持烏銃而來令許君盛陳兵西許給倭奴曰官兵甚銳我雖得舟無能濟也出沒荏苒草間以銃掩擊賊啞啞道死者甚衆猶以爲許君飛擊之不虞爲盧公也卽口駭出海公已伏兵五峙洋中俘斬殆盡歲丁巳叛酋汪直引倭奴干

餘突入岑江求互市遠近洶洶總督梅林胡公檄公同  
計公乃親詣賊所謬爲推誠先給其假子毛烈納款軍  
門胡公亦如計延見榻前昭以重利遣烈還報直直果  
束身而至遂成擒東南禍本自茲剪拔以斯三事觀之  
奇矣又聞公雙嶼江王江涇金塘山白水洋三引沙等  
處俘斬大捷其事尤奇他如初傳烏銃以爲中國之長  
技創設乍浦兵船以爲浙西之雄鎮尤爲萬世不朽之  
功嗟乎公身經數百戰前後俘斬萬餘級海上之勳無  
踰公者昔信國封公廣甯封伯朝廷今以兩者待公公  
胡遽言去也公名鏜別號北山以處州衛指揮起家其  
子相有父風臨陣身先士卒嘗擒賊酋辛五郎以功授  
處州衛世襲指揮僉事尋擢儀真守備父子一時豐功  
偉烈照耀海內亦古今之兩難得者歟

總制胡公祠縣東二里威遠城內明嘉靖三十八年邑令  
陳正道建祀總督軍門太子太保兼兵部尙書胡宗憲

嘉靖

又別廟在邱洋雁門嶺下

乾隆志

張時徽平倭記 皇帝臨御之三十一載歲在壬子倭  
寇越境肆掠郡邑大駭當事者紐於恬嬉按兵觀望莫

有發一矢以捍賊塵者皇帝赫怒爰命元戎秉鉞虎符  
四發材官雲馳亦罔克鷹揚蕩滌妖氛失律喪師坐吏  
議而齒劍者踵相接也皇帝曰否是大辱國何以師爲  
蓋擇才御史夙著風猷者往監督之其可梅林胡公實  
來選徒簡相率先戎行兵威丕振數以膚功上奏闕下  
皇帝嘉悅屢降綸音錫之爵命不二年而進巡撫與總  
督公感非常之遇厲匪躬之忠揮金募士設畫宣奇蓋  
無日不討於軍實往往披甲戴笠決生死於鋒鏑之間  
戮其左次與不用命者於是三軍震厲人百其競有乍  
浦之捷有龕山之捷有仙居之捷有王江涇之捷有沈  
家莊之捷有柯橋之捷有舟山之捷其餘逐北追奔窮  
搜而掩擊者不可勝計賊益望風號餽乃巖丁已叛人  
汪直來諸倭酋以詐言款邊以要互市包藏禍心伺  
我備弛逞其毒焰公預洞隱伏因其間而用之陽示羈  
縻陰道里中素所善後者誘而致之麾下納於圍棘疏  
請躬提師旅盡殲餘孽賊旣失桀魁計出無何乃遜入  
岑江幸緩須臾無死岑江固山海奧區也天塹凌空叢  
箐蔽日我兵環而圍之水連艤陸伏獵虎盡絕其薪  
粟之路於時又有他寇糾聚死黨虎瞰鷓鴣張航海來援  
氣吞溟渤耳乃使間諜給之曰直方互市若等亦有所利  
此成擒耳未定遽以偏師襲之直方互市若等亦有所利  
乎賊疑信未定遽以偏師襲之直方互市若等亦有所利

於朱家尖無一人得脫者賊用大術悉火其輜重潛徙  
於白泉益聚榛莽斷塞磧徑自謀治舟以逸無復逞志  
乃挑選精銳分爲數軍迭出而肄之賊困不得休飢不  
得食相枕藉以死其餘擊未盡者乘濤夜遁諸將奉公  
風戒伏兵四集追而擊之斬馘若干俘獲若干海波澄  
清疆境甯謐露布星馳捷書上報道路歡呼曰庶幾復  
見天日矣縉紳士大夫交相慶勞歌頌興焉某屬公知  
愛觀此盛美不啻身親爲之爰矢厥詞用章大伐公自  
戊午三月視師海上迄十一月乃罷而定海實惟駐節  
之所維時巡海副使譚君綸郡守周公希哲命邑令陳  
紀陳正道勒石招寶之巔以昭於永永其祠曰皇祖開  
基九服咸熙放牛歸馬守在邊陲十聖繼統風恬物嬉  
外國來賓惟德用綏氏戎羗國貢有常期物大彙作防  
久斯學藝茲狡寇擾我東隅神州鼎沸羽檄雲馳帝命  
中丞仗鉞視師臨軒推轂假爾便宜翼翼中丞奮揚武  
威胸中甲兵百萬熊羆宣奇決勝迅若風雷屢殲鯨鯨  
京觀封尸殊方震疊反側懷疑直爲叛首稱款來歸要  
我互市乞我盟書滔天大愆匿於甘辭電燭其奸多方  
竊靡誘以間謀餌以金緋致之轄門繫之牢之餘孽未  
靖險阻海隅岑江旣破白泉是逋如魚在釜喘息斯須  
彌我戈矛簡我車徒分番掩擊鼓將峯旂羣醜覩魄獸  
駭禽飛乘濤夜遁偷活庶幾號令孔嚴伏兵四馳犄角

窮追靡有孑遺海波不揚妖氛悉除農歌於野商諡於途孰翦荆榛靖我郊衛孰施乳哺鞠我孩雛乃室乃家以耕以漁巨壙屹屹岳嶺輝輝誰爲此者御史大夫皇商伊帝曰汝嘉錫爵分珪太史作頌勒於鼎彝

郡守沈公祠威遠城內都督劉顯重建祀前郡守沈愷

嘉靖

張時徹記 招寶山故有太守雲間沈公祠云以兵興燬已而倭患殄滅海宇寧晏岷黎報功乃祠胡令公乃祠海道譚公諭數年乃祠今都督劉公顯用鄉之籍紳先生及長老諸生議復祠沈公祠既成小司馬范公欽憲副錢公嶧別駕包君大魁參軍包君大中郡縣諸學生盧子叔麟沈子明臣十數輩儼然造焉巧余文碑之謂余嘗主復祠議且知公治狀甚悉余雖不文所以復祠之議不可不使之章白於世故不讓而爲之碑曰余於沈公之守甯也有餘思焉其去甯垂二十餘稔謳歌於五邑者猶一日茲記可以倖徵乎其祠於甯者三蓋皆報當時覆露之德也惟茲寶山之祠則尤不可已何則昔霍氏之謀漢也當其事未發時有茂陵徐生上書



言之宜少抑制帝不以爲然後其勢漸逼其謀漸著然後力起而誅之乃大封拜其告奸者而前所上書茂陵生不與焉故人有爲諺以聞者曰焦頭爛額爲上客曲突徙薪無恩澤乃始求上書徐生賞之事故有然者而今茲舉也得無似乎當嘉靖壬寅癸卯之間漳郡之人與番船奸商貿販方物往來絡繹於海上其時邊氓蓋亦有奸闖出入者公方爲厲禁犯輒置法律無遺誅矣適武人有欲伴功者以虛聲鼓上聽當塗柄兵之人亦皆好爲生事輒議兵勦焉公獨憂形於色上議沮之其略曰海上之患方以番船爲公獨憂然其所欲不過與地方人負販貿易務違禁網物取息幣耳自愷任事來問死刑軍徒者不下百數十人今亦稍稍輯矣然通番非盡從逆之人番貨非卽殺人之物通番下海雖在不原各有定律要亦未應盡誅也今亦不問所從來槩名曰賊遠爾兵之恐非所以協議安衆也夫六月行師兵家所忌師出無名事故不成今海上船止六七遼興大衆卽發軍衛巡司義勇漁船蓋民以逞萬一無良竊發嘯聚山谷亦不知何以應之況海船非我敵明甚我衛所哨軍要皆貪生畏死之人綿力薄材不請戰關往歲倭寇再至徵兵應調逗留不進諸號爲統領率皆立馬股栗愷出死力調度幸而散去且軍衛世受國家豢養顧不能奮一旦之力有事悉委之義勇漁船夫義勇乃市井

之徒漁船皆縛害之輩平日既無祿於官又無忠信之  
結一旦驅之死地其能不舍舟而走者幾希且海船利  
於水戰步騎利於陸陣此不待智者而後明也辟之飛  
蜂有毒來則撲之入其巢而擾之無乃甚辛螫之禍乎  
且其懸隔海島豈能飛渡橫行爲今之計合無明示憲  
諭道之禍福速之出境上也其大莫若督出海官兵於  
關津要隘之地嚴爲防守不得登岸地方姦販之徒不  
得下海則糧盡計窮自然遠去如有探知來歷陽爲防  
禦陰與交結縱者依律治之則慎重而威不褻令行  
而民不擾矣檄職司民社恐平民無故緣兵以死萬一  
差跌則損國之威示人以怯彼將肆然無忌厲階自此  
長矣愷不欲不敢不曰死言之其官軍果有能出奇定  
畫不費府錢不擾窮民主擒於海獨立偉功此又不當  
以常格論者議上當事者不聽遂出師衆果大潰海道  
公僅以身免其後番船如汪直陳四盼許二輩輒露刃  
坐葉舟直入定海關要索酒米牛豕諸物貨而有司一  
不應輒大譁不已蓋以挑之惟一意修內治彼必畏懼  
時用公議不輕出兵以挑之惟一意修內治彼必畏懼  
不敢動豈能盡知我虛實肆然無忌如入無人境耶乃  
今詞胡令公矣詞譚海道矣蓋焦爛之功靡弗酬也而  
曲突徙薪之策公實有焉茂陵徐生之賞可後乎不可  
後乎禮曰先王之制祀也法施於人則祀之若沈公者

謂法施於人否耶祠在譚公之後而胡祠又後數十步  
祠之費實出劉將軍別駕方君渠以視篆定邑與有力  
焉定尹魏君尚大適至共落成之系以詩曰寶山崔巍  
殿大邦海隅之東厥扶桑飛雲臺三公堂前譚後胡  
公中央公來刺明二紀強德星垂耀流耿光海氛昔起  
自徵芒我公炳幾灼先防黑風黯慘吹機槍武人徵公  
孤矢張公乃奮筆騰言昌上議不聽尸橫僵鯨鯨從茲  
恣跳梁東南血染山河長天子赫怒胡譚揚波濤海定  
煙銷狼公言得用無死亡公言不用罹禍殃追公祠公  
獻燕嘗願公為名垂大荒廟謨國祚永無疆千秋萬  
貢越裳公祠齊奔海決  
決三公騎龍共翔翔

海道譚公祠縣東二里咸遠城內嘉靖四十一年知縣何

愈建祀巡海副使譚綸

嘉靖志

張時徹記天下之患莫大乎倖視不虞而操執恆算  
者不與焉故入虎穴而握兵涉江河而腰弧此其事易  
明而其難易詳也乃若河崩於蟻穴而火灼於突薪即  
才勇鮮不困已嗟乎非神智孰能辨此者乎東南倭寇  
之患起於積地是河崩而火灼者也當是時羽書馳馳  
烽燧電掣材官技擊遍徵於九域而夫律喪師者踵相

接也天子憂之博咨才碩以任驅馳而梅林胡公實專  
節鉞時則有若巡海副使譚公綸文武兼資有若都督  
同知盧公登照嫺略固三軍之貔虎而海敵之長城  
也挾同仇之義入則孑籌帷幄出則率先戎行旌麾所  
指折醜若遺馳露布而奏膚功者蓋未可一二數也已  
而相與議曰夫孤矢威暴金湯設險古先聖王豈其棄  
德而逞志於武哉捍疆於未濞誠知保太  
平遇亂略非此其道無由也又況狶奔狼突撥不膏  
者哉今夫定海海甯嶧區蓋鯨鯢之國而烽燧之交也  
招寶實奠其區則江海之咽喉而郡治之門戶也去縣  
城百武而近賊如登而據其上飛駁其下則縣城甌  
碎耳卽寇船尾而亦何以制之語有之曰百丈之  
山而跋疔得遊其上五丈之城而婁季不敢犯也誠爲  
戰守計者宜莫如城招寶便乃以其意裁於胡公公親  
報諾十日鳩工塹培地開鑿山道二百餘丈爲雉堞  
一而四餘楹爲架發貢厥二力取於軍隙財取於漁  
屋而經營歲率則虛公實肩之工始於庚申春凡三越  
稅而告成屯戍卒其中扼海口以壓敵衝與縣城蓋唇  
齒攝也其外益兵營布戰艦諸威敵物器靡不畢具賊  
人卽鳥舉不能度也於是文武吏士歡騰鼓舞以爲更  
生之賜乃爲祠以祀胡公已復爲祠祀譚盧二公翠飛

鳥革煙霞出沒於叢棟波濤翔舞於簷楹眞世所謂瑤臺貝闕也縣尹何君愈身保障之責戴芘翼之功而始終宣力爲多乃又屬余文以章鶴豚也不恃童奴之瓦礫蓋數贊其事云何則圍之卻雞豚也不恃童奴之瓦礫而恃檣檝之卑樊家之禦猛獸也不在操戈負弩而在四周之屏故苞桑繫秦復隍成否此其道則然耳濱海之區其爲要害也多矣國初建設壘堡調兵置戍蓋種種悉也承平日久積以玩怠率廢棄不講矣始議所漏者又莫有出一算籌之卽籌也亦莫之爲理諸阨塞便利賊皆得規而據之而我望風喪氣倉皇驅德卒以嘗銳鋒庸能格乎故賊少入也我則小衄大入則大衄非惟擊關之不力亦其所乘之勢然也乃如采濤江如沙窪如劉家河如舟山如岑江如柯柯諸所若不先賊未入扼險置戍賊惡得據爲巢穴至雁大衆久而不克乎然彼猶守在藩籬也招寶則門戶矣無招寶則無縣無縣則無郡而可弗亟乎茲城也狡寇寢謀岷黎安堵功德於吾民至宏遠矣兵志曰上兵伐謀又曰善師者不戰其三君子之謂乎祠而祀之夫誰曰不宜已而巡海副使劉公應箕至閱武稿士升高縱覽謂盧公曰扼險使劉公應箕之上者乎與公當圖所未竟矣乃系以詞曰赫赫王化靡迤不流薄海內外控如綬纒茲是類不令爲善播我積聚敗我來牟圍掠貨貝是任是舟

華都麗宅鞠爲墟邱皇帝赫怒簡茲壯猷矯矯虎臣公  
候好仇乃膺推轂秉鉞紆籌矯乃弓矢疆乃戈矛旣折  
其醜復執其酋膚功載奏皇是用褒帝日勞之臣曰罔  
休維茲招賈維郡咽喉曷扼之吭曷伐之謀乃城乃堞  
金湯是侔威彼不逞億萬貔貅解我遺育林舞道周撫  
我黔赤菝我田疇伊誰之助剽橫孔修二三元戎是度  
是鳩無患不燭無言不酬新宮奔奔令譽悠  
悠何以報之乃黍乃羞何以歆之百千斯秋

報功祠在威遠城內凡三間左間祀明太子太保總督胡  
宗憲都督同知總兵俞大猷太子少保左都督戚繼光巡  
視海道副使譚綸郡守沈愷右間祀明都督盧鏜

國朝浙江提督壯烈伯李長庚

實山志

案胡盧譚沈四公本有專祠分建於威遠城內傾  
圮之後附祀於天王殿道光二十五年邑令黃維  
同建此祠以祀四公并俞戚李三公合祀焉

天后宮在招寶山下元至正十六年建

嘉靖志

歲久傾圮

國朝雍正十二年參將張兆龍候補守備張君佐主議浙

閩商人重建於南薰門外基地係邑生陳學詩捐乾隆六

年紳士李士瀛等請於知縣楊玉生詳請咨部每歲春秋

照龍神廟致祭又別廟在崇邱一都竺山下

乾隆志

又別廟

在威遠城望海樓

陳志

聖妃宮招寶山下一在陳山一在

石湫一在澥浦

簡要志

案康熙二十三年後海禁既弛閩粵商賈輻湊海

中屢著靈異神姓林氏興化莆田都巡君之季女

生時神異能力拯人患難室居未三十而卒宣和

五年給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麗風溺其七獨

允廸舟見神女降於檣而免事聞於朝賜廟額曰  
順濟紹興二十六年封靈惠夫人嗣封靈惠昭應  
夫人又封靈惠昭應崇福夫人高熙十一年封加  
善慶二字宋自靈惠封十五次延祐元年封護國  
庇民廣濟明著天妃詳見鄞志程端學記

昭利廟縣東北五里宋宣和五年侍郎路允廸給事傅墨  
卿出使高麗涉海有禱由是建廟燬於兵紹興五年重建

寶慶今圯

乾隆志

羊府廟南薰門外祀唐刺史羊僕

曹術志

國朝嘉慶二十一年擴基重建

陳志

咸豐五年里人朱傳

訓等募貲重修廟前舊有池傳訓等濬之欄以石居人賴



焉采訪冊

財神殿南薰門外與羊府廟鄰采訪冊

張相公殿南薰門外唐令志祀宋太傅張世傑咸豐初年里

人王楚國等募貲重修采訪冊

瀾浦廟南薰門外在張相公殿內同治七年里人重修采訪冊

龍王宮南薰門外祀東海龍神嘉靖四十一年海道宋守志都督盧鏗知縣何愈移建威遠城內更名海神祠

國朝康熙四十四年海神祠燬復移像原所乾隆十四年七月颶風祠圯十六年正月重建今呼老龍王宮乾隆志光

緒三年里人重修采訪冊

顧公祠南薰門外祀明知縣顧宗孟

唐令志彙

辭三省記今令所稱爲民者非少然多自爲名有善  
惟恐不揚及已去又惟恐不傳誦德之石歸然道周遠  
愛之祠奕奕相望此寓盡若峴與桐民所不能忘抑或  
有窺其微意巧爲附和者也故今於去留之際能無意  
爲民者斯已難矣况民實有其意而能介然持不屑以  
爲民如我顧侯者眞民父母也侯蒞邑未期當事爲疏  
調繁仁和會仁利令已前選不果調而邑之民則恐更  
有繁邑復借侯去羣具上治狀謂邑不可一日舍侯者  
侯詫曰吾不遷不徙是爲何名而重辱我諷得主名召  
數而捷之已卒伍詳賴侯撫定而臨觀更幸完德侯不  
已號蒙菜址江辭謀祠侯侯呼與語若輩不聞律禁任  
內立碑耶若愛我何乃貽我譴久之諸生復謀梓侯政  
侯聞正色拒之曰吾愧不德耳若有之民豈無口而借  
舌於木重之災也蓋侯之無意爲名若此然其名績實  
建不朽侯已去彌見思爲樹石寅賓館紀德而意猶無  
已更卽城之南俯江而祠貌侯像祝屬余記謂侯在邑  
余適里居其善狀非余莫能悉也侯材偉識沈器宇凝  
定守介而思密遇事敢任然不喜因事立名每踵前美  
緣飾成之自非所不得已與所可垂久遠不輕革故及  
意所任雖當事不能撓已邑僻小而宿重兵歲時當塗

金  
卷之三  
三  
蒞師供億繁苦百姓積思息肩不可得會邑多沒產前  
令黎侯請以十三爲貯器雇役費蘇民困緒未竟而以  
憂去左右者乘侯初至以爲不便於官多方消之侯順  
民欲持之力更爲增補所未備令可久雖已去猶未忘  
梁苟之恤惟恐或更也邑賦往多宿蠹及黎侯創爲徵  
比法守籍者無所施巧數有異議侯一切循故併期會  
亦時弛以便民及大籍田賦日察手警飛詭之弊盡絕  
更前所未覩也邑河渠西達慈者濬自時侯西南達鄴  
者濬自丁侯歲久且淤而大江以南則兩侯亦所未及  
也侯因旱爲併濬而畫地分維員督之慮其漁民而給  
日供甯少餘及河通而百姓更喜爲不擾蓋侯壹意造  
民不以塗耳目論語所稱先勞書所稱無違拂者皆兼  
有焉嘗旱祈雨積旬日不應民意亦倦劇因少濡輒罷  
禱侯謂如此何以望秋更禱龍百里外必得澍乃已其  
禳醮乃上下往來餼糧皆官爲給蓋自侯在邑未嘗少  
費百姓銖粟之便也每嘗簡劾雖道遠不爲預期第隨  
事之暇與道之便以命前驅猝出不意多不得事情蓋侯  
性警敏凡人貌與姓名及筆蹤一經目輒不忘每所摘  
發如神明然未始刻爲洗索惟御左右不少假率得譴  
去餘亦兢兢以引退爲幸諸曹既空舍至徒隸直不給  
役矣往鹽販受官符者率倚捕爲姦利符日壅侯熟念  
販惟苦符刻日故令捕得採權乃寬爲期視昔三之而

後更符於是販爭受符不數月符積無幾者侯更爲寬  
期者五之符遂一日盡捕無所得利蓋侯善心計其約  
束下多此類人盡如法也侯廉潔自竹而居恆更廉儉  
日供不過錢數十文未嘗市縑帛卽所需布素皆平市  
或僞增直亦隨給不問也邑人因相戒無欺侯云徵科  
不少羨半抹守藏吏白輸解費無所出侯應曰銖銖而  
稱至兩必有贏毋容憂聽訟日無留贖悉手奏成絕不  
輕罰緩積穀日額恆不足及哀乞又併爲獨貨率膏他  
經費及捐市僧稅補之蓋侯週民如此而於士則少遠  
嘗曰士猶憂也近乃緣人自勤朔望講業程藝外不令  
得私干乃身家所關又未始不以情恤衡土隨一日短  
長不主宿評淹士獲品題以知名者衆故無問見識不  
見識皆服侯善造上而二百年來邑亦若再造學宮之  
頽者完縣衙之朽者陋者創廣賓館之隘者敝咸遠  
山城與大嵩所城傾圮者繕且建卽東隅古利亦爲經  
費惜行達不及視成其餘工小者不勝數邑皆莫知費  
何措與工所由披此皆他令所難侯則不自以爲難也  
其所難蓋在獲上方伍講時實先有所激因借援遂發  
憤勢橫燎不可遏時主者意示威顧洵剗無誰何會侯  
身自撫解疑若市德以爲名及給行糧前後數貳令以  
難侯侯竟行意使行者就道邑獲安而餘伍亦賴以  
安郡嘗檄侯權開稅侯以爲汚不屑也及不可謂則惟

務寬商以招來商船日騰至甫二時常額外得羨五百  
餘金侯悉籍上郡郡亦矜名不私入侯所爲得藉籍學  
宮以此余憶往邑有開田二百餘畝守欲盡益郡學時  
黎侯力爭懇割七十畝爲學田初非郡所得私有也有  
如侯扼郡之案而奪其私以爲公此非絕意獲上胡能  
無少顧慮焉余故曰難也余聞侯行日攀卧於道者干  
萬人各以饑餓錢奉幣進革屨乞留故所御縣示去  
思侯麾謝不能得免爲受屨以答其意遂積至百盡以  
畱邑藏中或曰侯將以示將來侯聞之美曰吾雖欲攜  
之而不能盡攜故置之以何敢以爲名也此視昔良吏受  
一錢而復投者何以異又侯嘗畜雙鶴麋鹿亦畱置邑  
併爲善之以並於挂服捐駒之道焉侯名宗孟字巖史  
蘇州吳縣人萬曆己未進士是冬十一月蒞邑天啓四  
年冬十月以計行隨徵入御史臺今以終養歸里祠成  
於行之明年又明年余歸而以士民之  
意爲之記則天啓六年丙寅冬十月也

報恩祠南薰門外祀明巡撫劉一燦御史李邦華副使秦

道顯知府楊鍾英知縣王本祥邑紳邵輔忠以官辦上司

供應器具免坊民承值之累立祠祀焉

邱府志  
今圯  
乾隆

陳景沛案曰邑兩汛上憲按臨苦於供應會有王  
姓充織造以賄敗時光祿邵公家居劉撫軍等按  
定請沒贓銀爲置器貯庫供給坊民德之

李公祠祀前營游擊李汝能在清川門外裔孫宅內裔孫

國珍世守其祀

陳志

浙江水師左路鎮標前營游府李公德政碑記 公諱  
汝能號桂吾陝西榆林衛官籍其頌曰伊惟我公隴西  
將選橫梨橫江金陵屹奠常辰奏曰滇野邦殷舊淮蜚  
聲蛟津帝簡元老壯猷冠冕諸弁偉略覃敷威名遐扇  
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育普編細柳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宸眷爾公爾侯吉甫喜燕七載豐功士民瞻戀勅諭貞  
口千秋永傳康熙戊申歲孟冬月合邑紳士兵民同建  
神農殿在向辰門外嚮行耕藉禮邑令偕縣丞典史俱在

殿中拈香行禮

采訪冊

財神殿在武平門外西門市聚集於此

采訪冊

關王廟元至元五年重建

至正志

在縣城小西門外

嘉靖志

鎮波廟在北門外塘上永賴亭之西見寶慶志縣境圖今

圮

陳志

喝湖廟與鎮波廟相近見寶慶志縣治圖今圮

陳志